

女流

女性力量 奔流不息

新婦女協進會

第14期

8/91

工業北移，婦女勞工首當其衝

梁煒彤：為公平而工作

女人如衣服？

母權的崩潰

台北的她們的天空



目錄

| | | |
|---------------|----|----------------------|
| 編者話 | 1 | |
| 專題 | 2 | 工業北移，婦女勞工首當其衝 |
| | 4 | 雪芳：還可以選擇嗎？ |
| | 6 | 中年起步：劉蓮英爭獨立權 |
| | 8 | 三個不那麼幸運的故事 |
| 他的故事 | 10 | 梁煒彤：為公平而工作 |
| 跳躍半邊天 | 12 | 兩性角色——1991角力 |
| | 13 | 台灣女工爭取權益個案 |
| | 14 | 美國會出現婦女政黨嗎？ |
| 特稿 | 15 | 女人如衣服？ |
| 婦女與人權 | 16 | 站在前線的女性 |
| 漫畫 | 18 | 又是這樣…… |
| 專訪 | 20 | 張香華：燃燒的生命 |
| 思索結果 | 23 | 母權的崩潰 |
| 海外觸覺 | 24 | 台北的她們的天空 |
| 私人筆記 | 26 | 他是一個祝福 |
| 男人的說話 | 27 | 金庸小說的虛假愛情 |
| 書話 | 28 | 喝政治的奶長大 |
| 健康小頁 | 29 | 不生育婦女易患骨質疏鬆 |
| 文字以外 | 30 | 「女人吟」之始 |
| 城市評論 | 32 | 關注兒童免受性侵犯 |
| 婦女新聞 | 33 | 婦女新聞 |
| 讀者情懷 | 36 | 讓我緊抱《女流》 政府鼓勵隨夫姓！ |
| 讀者調查問卷 | 36 | 讀者調查問卷 |

江琼珠 羅婉儀

羅婉儀

包美玲

包美玲

張月鳳

曾紅

摘錄：葉玉梅

邵如

嘉玲

林木

葉玉梅

張月鳳

聶依文

趙眉

施約

蔡利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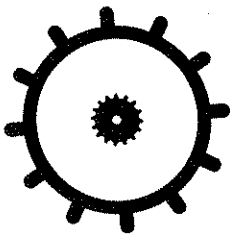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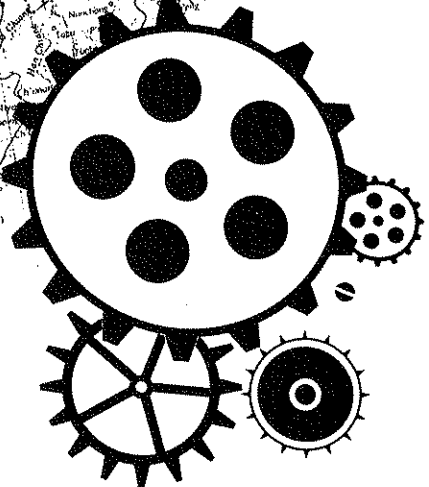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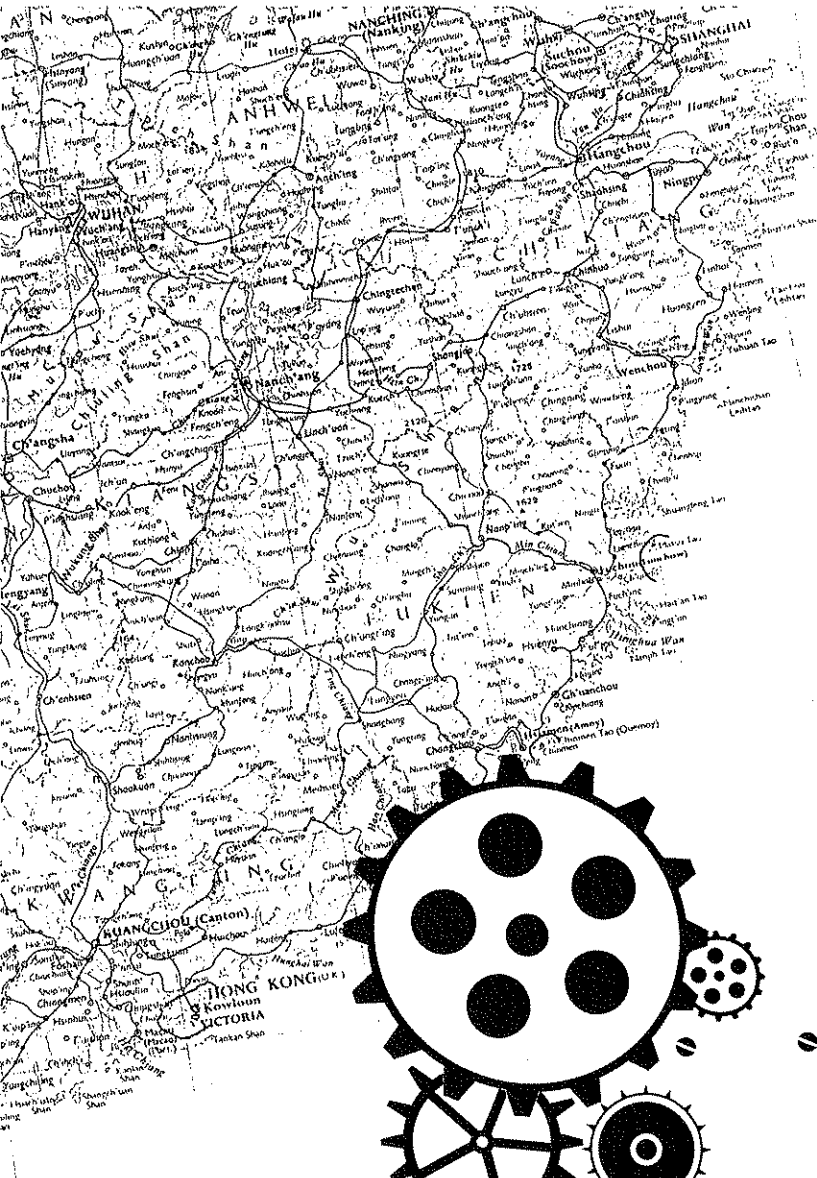
小月

胡錦釐

關卡式

梁麗清

整理：馮綺雯



一年四期，第十四期，已經三年多。
無數的晚間會議，在飯盒堆中渡過。
為了《女流》，我們不斷的討論，下一期做什麼專題，請什麼人寫稿，上一期怎麼的不對頭，怎樣擴大分銷網，增加什麼新內容——的確，我們沒有停過——一直想辦一份有意思的婦女雜誌。所以我們改變了《女流》的面貌，現在《女流》是一份有女性主義角度，關於女性的雜誌，我們要將它改變為一份給進步女性閱讀的雜誌。

八九年中國出現民主運動，香港人開始講人權和民主。港府六月又通過人權法，卻惹來不少人批評，說是未夠徹底。今期我們有《站在前線的女性》一文，特別談到婦女的人權受侵犯的情況。我們希望，以後也會繼續有關於人權的文章，尤其是亞洲區的。

適逢張香華女士經港，我們有幸約得採訪，讓大家可以了解柏楊妻之外的張香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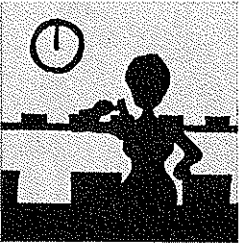
婦女組織游說本港政界人士支持婦女政綱的過程，立法局議員梁煒彤反應積極，我們今期特別說說《他的故事》。

《跳躍半邊天》今期開始擴充至包括台灣和海外，最終理想是縱覽本港、大陸、台灣和海外的婦女運動最新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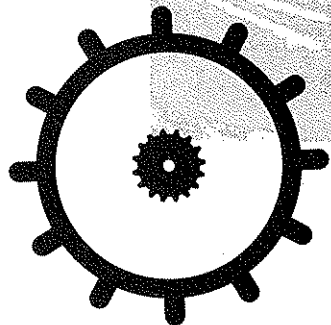
還有很多很多內容，值得細讀。

我們的讀者，你們是否仍然是那一批人？三年多前你在嗎？請讓我們知道——你是誰。稍費一點時間，填妥本末的問卷，貼上郵票，寄還給我們，謝謝你！我們希望收到你的回覆，以後可以組織讀者編者交流會！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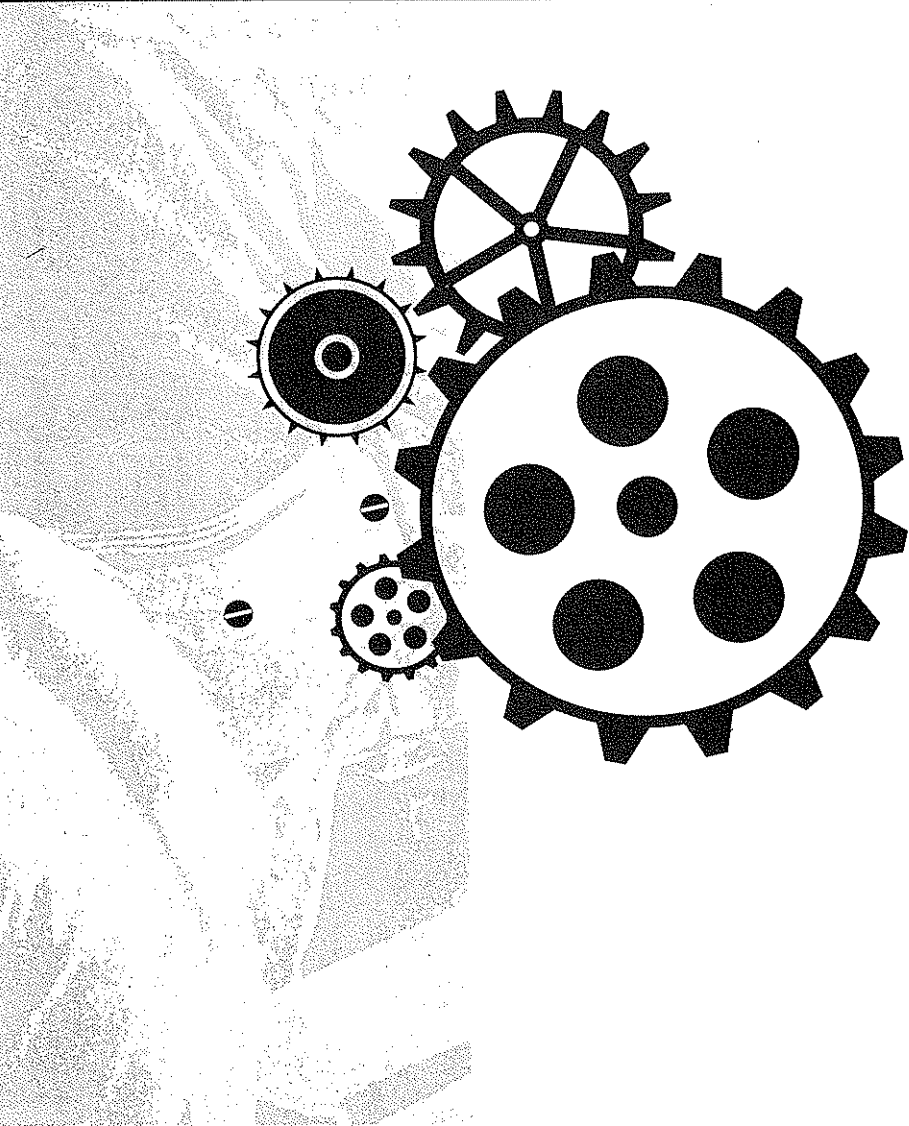
工業北移， 婦女勞工首當其衝



我們說這個時代的婦女擔當着雙職角色，既是家庭照顧者，又要在社會參與經濟勞動，好吃力。事實上，在六〇年代開始，婦女已在製造業、加工業、擔當着重要角色。她們從事經濟勞動是作為家庭婦女工作的一個延伸，由於她們的家境一般都比较困難，她們的收入，沒有提供她們獨立的條件，只不過是改善了家庭經濟，讓其他兄弟或者年幼的妹妹繼續學業，很多也許會在適婚年齡結婚去了，雖或其後繼續其工廠女工生涯，但也有很多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未穩定，放棄了交男友，延誤了婚姻，磨磨蹭蹭的在工廠當「工廠妹」，然後變成中年「工廠妹」。

事實上，這批婦女勞工，有過驕人的收入，輝煌的功蹟。她們為香港的製造業如紡織、成衣、玩具、塑膠、電子等，創下彪炳的成就，為幾許國際的本地的製造商賺取豐厚的利潤。

但是，時異世易，香港自從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後，工業結構已步入「轉型期」。本來以製造業為基柱的產業結構，



現已轉向以服務性及其他第三行業為主。政府統計處九一年四月發表的數字說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服務性行業僱員人數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增加，而同期製造業僱員人數則減少百分九點六，顯示勞動人口正迅速地從製造業轉到各服務行業。

工業轉型也許是經濟發展中無可逆轉的規律，但是，這批中年婦女勞工也就因為這轉型而陷於不明朗的工作境況中，嚴重者甚至失業。

目前，最受經濟轉型打擊的行業分別是製衣，電子和塑膠。據九一年的問卷調查（註：工業轉型影響下青年工人出路研究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結果顯示：在遇到工業轉型的717位被訪者中，約六成半（64.6%）受到影響。最嚴重的影響為開工率減少（34.0%）及工資減少。以行業分類，製衣業工人受開工率減少（32.5%）及工資減少（31.2%）影響最嚴重。

本來，工業轉型對男女勞動者都產生影響，但製造行業的無技術工人主要是女性。所以最受工業轉型打擊的一羣其實

就是婦女勞工；而當中又以三十至四十歲這批受害最深。

最大的困難是轉業。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時，九年免費教育還沒有實施，絕大部份參與工業生產的婦女，都是教育水平偏低的一羣。二十年過去，這批當年十多二十歲的女工，如今已屆中年，她們的教育程度維持不變，生產技術依然一樣，但是體力明顯地轉弱，視力漸衰退，反應沒前敏捷，憑什麼轉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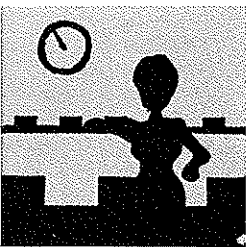
現時最需求工人的，是百貨公司、時裝店、餐廳、酒店等行業；但當售貨員、服務員，一天要站上十多小時，又要略懂英語，三、四十歲，坐了十多年廠房的女工可以應付得來嗎？

也因為大家爭着轉業，造成了一些奇怪的現象。以前一些多數由上了年紀的人擔當的工作，如今入職年齡至少提早二十年。據香港女工協會幹事嚴月蓮表示：一個二十九歲的製衣女工，失業後找到的差事是幼稚園清潔工；不過三十三歲的車衣女士，要做酒店執房。

再者，好些女工不願轉業，老是想幹回本行，結果她們發現現在製衣廠的入職工資跟三年前一樣；什麼叫失業、什麼叫得業，定義似乎愈來愈不清楚了。

這批向來被視為工業「後備軍」的婦女，在工業市場蓬勃時，被低廉的工資吸納為勞動力，而在市場波動時，卻隨時遭受解僱；面對這個新的工業結構，婦女勞工或吊鹽水，或再集中致力於家庭勞動，或轉向更低技術的勞動工作；面對這個困境，嚴月蓮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是提供有指向性的職業訓練。目前的職業訓練政策應因應未來發展需要而作出檢討更新，提供津貼，吸引過剩勞工接受新的技術訓練。而各行業的培訓應取消年齡及學歷限制。此外，政府更應考慮提高進修津貼或全新帶職進修。

婦女勞工整體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再就業問題。為了保障今後勞工界的出路，訂定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如失業補助、老年退休金等才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



雪芳： 還可以選擇嗎？



專題

4

雪芳十歲從澳門來港，早上帶着兒童證返工賺錢養家，晚上挾着書本返夜校。輾轉做過盜器、車鞋、五金、塑膠等工作。小學畢業後，由於不能再同時兼顧上工上學，也就是差不多十五歲起停止進修，開始在工廠當養成工，學習車衣，然後車了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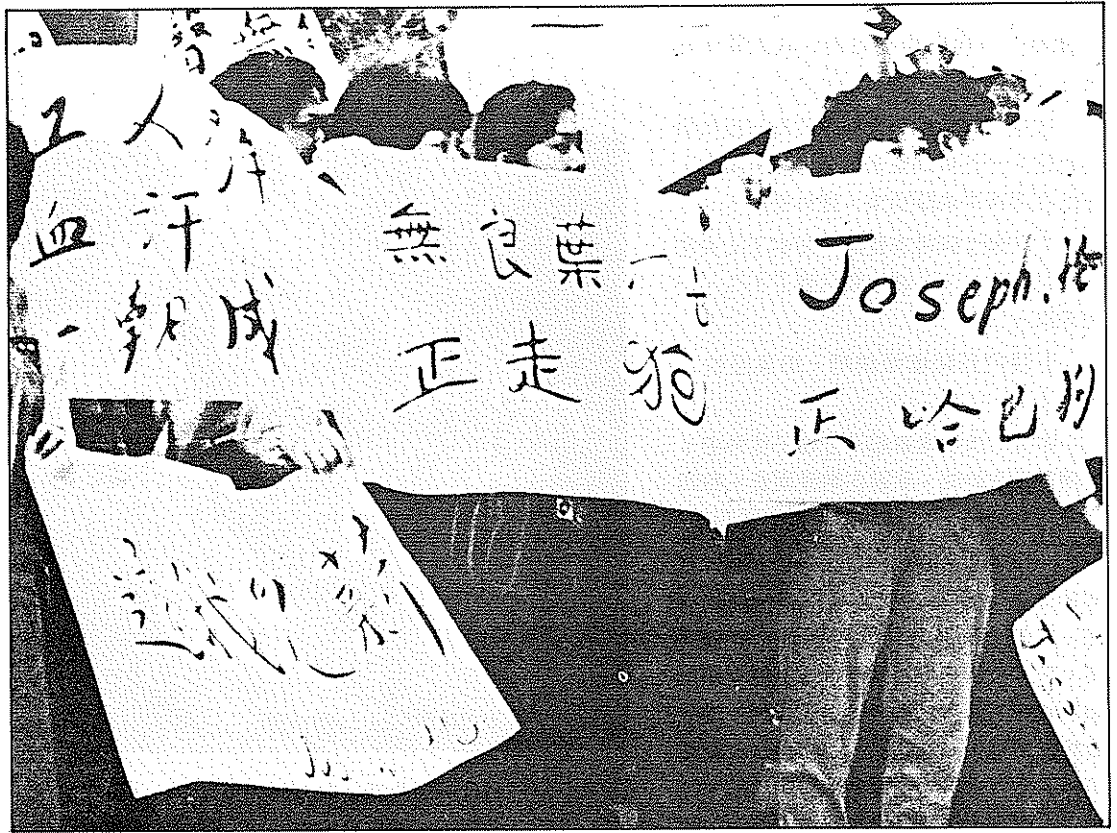
「當車位自己工較自由，可以隨便走動、跟工友談天吃零食。」所以當問及她做自己工無雙薪福利時，雪芳一派不以為然的神情。當指導員也不見得賺得多，而且要受氣、受老板氣、受工友氣。

製衣業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一直蓬勃，製衣業工人也算有安穩入息。過去幾年，雪芳打從十月開始就有加班，直至農曆年為止，平均一個月可以有四千多元收入。

「去年十月停了一個多月工，事實上，去年全年也是斷斷續續的無工開；今年三月中我終於沒有再返廠，也不知什麼時候老板才再有單。」雪芳在這間只有十個工友的小型針織廠中工作了三年多，無工開的情況是愈來愈嚴重。於是，雪芳也就斷斷續續的當了一年的人造首飾售貨員，每逢別人放假，她就當替上，一小時賺上十

八元多，雖然工作沉悶，但還可以行行企企，算是清閒，雪芳亦樂得賺點補貼。因為她當兼職售貨員，學會了一點英語，現在可擠身於酒店業務工作。

過去幾個月來，當雪芳攤開報章的聘請廣告，看見一般都要求中三程度或者同類性質的工作經驗，就是餐廳收銀工作，雪芳也因為全無經驗而遭拒絕；工作找了幾個月沒有結果，的確是有點徬徨，最後在這間酒店訛稱中三程度，被考核過幾句在當售貨員時學會的英語而獲得試用。「酒店房務廣告上寫明要中四程度，年齡在十六至三十。」雪芳可算是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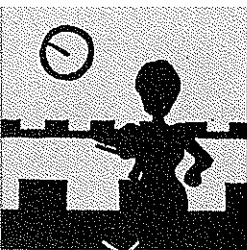
三十三歲轉業，是雪芳從沒有想過的。以前製衣業興旺，可賺錢，做自己工又逍遙又自在，根本不會想過轉行，如果可以的話，雪芳在五十歲時可能還會在衣車間勞勞役役，繼續腰酸背痛。然而製衣業淡化下來了，所以，這時候要雪芳在每天八小時內執拾十五個房間，她覺得情況算是不錯的了，何況還有早飯午膳等其它福利。

「現時的同事有許多都曾經當電子或製衣工作，年紀有比我大也有比我小的。聽說最近酒店缺人，也許這樣我就被僱用了。」雖然酒店房務工作相當吃力，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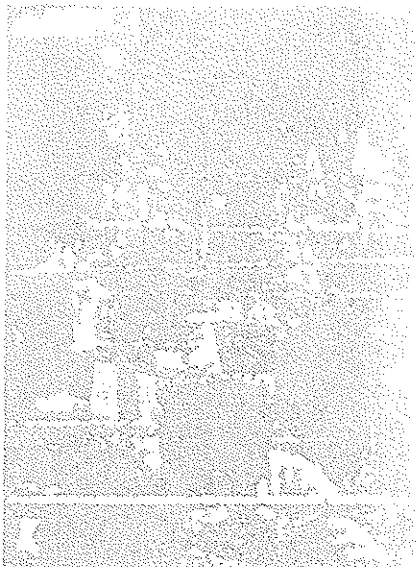
也不比車衣業的容易，試用期滿後，一個人得獨自應付十五個房間，就是執床換蓋被單拉被子覆被褥，蹲地洗抽水馬桶抹浴缸等，得整齊清潔一絲不苟，還得有禮貌懂少許英語對話，雪芳對這份工作還有一點寄望。「現在只是試用期，如果試用合格，我也會繼續做下去，然後去學習一些有關課程。」

事實上，對於自己沒有足夠學識，沒有其它工作經驗，製衣業的境況也不見有逆轉，轉行似乎是雪芳唯一的出路，「現在是人揀你，所以如果還不轉行，年紀再大也就更加困難了。」

二十三年的青春花了在養家照顧四個妹妹上學，替差不多十個製衣業老板賣力賺錢，也算是替香港製衣業的繁榮出過力，現在什麼要從頭來，雪芳的確有點不知所措，但對於前景，她還算樂觀。「雖然還要給家用，但現在家庭擔子算是輕了，可以想想其他。」從沒有談過戀愛的雪芳也不特別寄望交上男朋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我最怕大男人。」雪芳認為結婚不一定帶來安定，她那些當了妻子母親的朋友的經驗，讓她更珍惜自己獨個兒的自由。「而且，我現在還未安定，讓酒店的工作肯定落實了，才慢慢想以後的。」



中年起步： 劉蓮英爭獨立權



「阿Miss！你來了」。劉蓮英一邊拉開鐵閘，一邊向坐在屋內的我大聲叫起來。

哎唷！眼前的張太完全沒有半點失業的愁容，一把爽朗聲音，滿堆臉的笑容，把我在等候中喚醒過來，意外得很。

「我剛才到街市買餸，吩咐了丈夫和小兒招呼你。」「噢！我只到了不久，不用客氣。」

「我們到騎樓傾談吧，那裏涼快一些。」

張太手快快地拿起兩把椅子往外走，很懂得爭取時間，我跟在她後面走。她四十歲，奶奶般的肥渾體態，矯健得可以。

一坐下，她便簡介自己從少女時代就開始車衣。原來我們彼此都屬健談的一類，真好！「去夏，工廠倒閉，被迫失業，目前暫做大排檔樓雜。」她說來顯得頗為輕鬆，面上一掛着微笑，無半點失業惶恐神情，精神飽滿的，相信是家庭經濟担子尚可由張先生獨力承擔的原故。

「是呀，我算是今次事件中不幸中的幸運兒，有丈夫支持家計，這間廠有工友做了十二年，而我在這廠工作只兩年，向來返下午班，每日做五至六小時，是自己工車位，月入不過二千元。上午我慣常留在家中打點家務，照顧兒子。」

自老板移民，工廠倒閉後，工友各自找工作，較年輕的重投別的製衣廠，四十歲左右的都只得轉為外發工，或改行做清潔。

話題扯到她的少女黃金時代，張太談得十分雀躍投入，圓圓的雙眼張得更大，嗓門提得更高，笑着說：「我當年十六歲入行做雜工，十七歲，即一年後升車位。



上了車位是有身份的象徵，因每月入息高達二千元，我們三姊妹也是車衣的，車雪褸每期糧（半個月）可搵一千多元，加班總共可賺三千元月薪……。」她高興的談個合不攏嘴。

「那麼，那時你天天趕工，無暇拍拖了？」

「返工很開心的，趁年青多積蓄點錢，說真的，那時代車衣女工很多異性追求的！」她閃爍眼神訴說出當年試圖雄心事業發展。

不過，八五年後期，製衣業瀰漫不景氣，僱主上大陸設廠，張太已婚要照顧兒子，便索性轉做外發工，取貨回家加工，收入頓時減去一半。

年紀日大，敵不過職業病，自數年前返廠半日車牛仔褲後，漸感辛苦，生產效率減慢，兼且腰骨痛症不時發作，說時，她反手往背後拍了兩下，表示難支。

「我的妹妹，她三十五歲，也轉做酒樓侍應，打算與男朋友結婚，不想生育，只求每月收入穩定。」

清楚得很，製衣女工本身隨着年紀增長，於業內競爭適應力降低，遇上工廠結束的客觀因素，屆時，再踏足勞工市場的討價還價能力自然迫近於零。

僥倖的是，張太可「從事」家庭育兒責任，經濟支柱以丈夫為主，生活開支不成問題。



早自數年前，她已洞悉個中規律，知道難再長做外發工，因為來貨不足，有時無貨可做，所以，她曾嘗試到沙田威爾斯醫院做清潔雜工，但因院方要求輪更當夜，幼子年紀還小，後來推辭不做了。

問到將來會否把全部時間放於家庭，張太樂觀地說：「我希望等北區醫院落成，申請去做雜工，屆時，最細的兒子可照顧自己了……呀！我在大埔勞工處的登記就快滿期，今年八月我會去續期。北區醫院建不成呢，我就申請沙田威爾斯醫院。」

原來她還是個好學不倦的中年女性，她主動地向我表示很喜歡學習，認為做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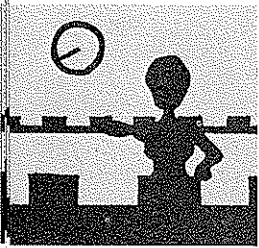
字樓的清潔也要識講幾句英文，小兒子的英文較自己識得多。

「我報了名學英文和計數，在北區大會堂上班的，就在附近！那些班本來是開辦予新移民參加，不過，我也報名學埋一份。社會不斷進步，要學多些新知識才可以適應。」

她並不看好製衣業前景，本港年紀大的女工面臨淘汰，被大陸年青廉價工人取代，本港年青人有中三程度的，寧做售貨員，也不入廠車衫。

事實是，無人入行是大勢所趨，曾為廠家貢獻青春血汗的女工，現已踏入中年，前路茫茫，難道被迫轉業或重返家庭是唯一的出路？

三個不那麼幸運的故事





三個月前，富雷製衣集團發生工潮，改變了阿貞、阿娥、和阿珠的一生。

富雷倒閉時，黎瑞貞入行三年，一向車衫版和綉骨。阿貞以前當旅行團領隊，靠着一口流利普通話，專走中國線。後因足傷才轉行製衣。工廠倒閉，阿貞有中學教育程度，自然成為工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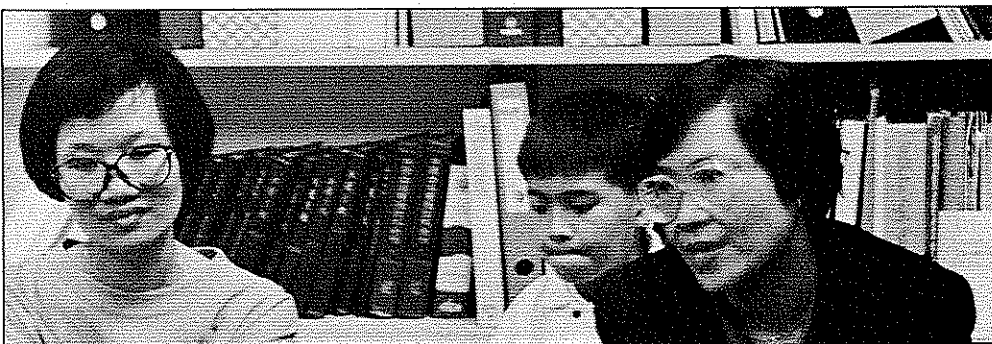
與顧主斡旋的過程中，阿貞看透工廠老闆階級的咀臉，對重返製衣業存有戒心。

鄭鳳娥，自富雷倒閉後一直無法找到職業。她四十歲，車衣廿多年，最後升為「車花」，造就了一雙圓瞪無神的眼。但一歇下來，她發覺自己再不能勝任這種繁複細緻的工序，曾經應徵酒店房務員，又因年紀大遭拒門外。

阿娥單身，多月失業令她愈感無所適從；躊躇前路令她夜夜失眠。

陳麗珠，經過工潮之後，深切了解勞工法例不足；工人權益未受保障。她已婚，有三子，家庭開支主要由丈夫負責。對工作的失望，可能令她走回家庭。

帶着一身腰酸背痛職業病，阿貞、阿娥、和阿珠都被迫重新出發。





梁煒彤：為公平而工作

或許不少人以為立法局議員梁煒彤未婚，因為她不像其他已婚的立法局女議員般，姓名合共四個字。

「我喜歡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丈夫也贊成我保持自己的姓。」

梁煒彤的正職是香港大學地理系講師。她給人的印象是說話急而快，老是想以最短的時間告訴你她的想法、她的意見。她近大半年來對婦女問題及活動熱衷不少，她說未來的日子，會致力搞婦女權益。

「我退出了民主促進會，我會多搞婦女問題。在七十年代後八十年代初，香港房屋問題嚴重，我全身投入房屋事務。那時也沒什麼渠道搞婦女問題，現在有婦進等婦女團體，大家可集結力量做。」

梁煒彤稱，還未有時間考慮是否參加今年九月的立法局直選，但她透露會自己搞政治性組織，鼓勵婦女關注政治活動、關注各級議會選舉。

「我希望同婦女界搞，但不是搞婦女組織，因為那是沒有生存空間的。但我會與婦進及志同道合的婦女團體交流，聽取意見，或一起合作，我會鼓勵婦女參政，關注低下階層婦女權益。」

原來，梁煒彤本身便是來自低下階層。她自小在京士柏的平房徙置區長大，那裏沒有水喉，沒有水廁，那裏的人都很窮。不過，梁煒彤強調，她窮得很快樂。雖然到現在，她有時還會發關於木屋區火燭的惡夢：她跑五分鐘到有電話的地方報警；但如果沒有那個不公平的童年感受，她也不會在長大後致力爭取社會平等。

梁煒彤是個很適應香港教育制度的人，當然，她也必須要勤學，要有點聰明。儘管她出身寒微，但她考入名校讀中學，她考入港大讀地理系，接着留校任教，也在外國深造過，可說是平步青雲，無風無浪。



「我一直都十分幸運，在港大讀地理系，那個系主任很歧視女性，因他着重自然地理，認為女性不宜修讀這科。他不收女生讀研究生的，有個拿獎學金的女生要讀研究生，結果也沒讀完便離開了。幸好那系主任退休了。我是第一名可在地理系

任助教的原系女生。到現在，我還是地理系唯一的女講師。」

與梁煒彤一同長大的女孩子，多讀完小學便要輟學，能讀完中三的已很幸運。梁煒彤一直有留意到女性的不幸。她說讀書時上門做訪問，在荃灣碰到一個不幸的



梁焯彤希望社會貧富盡量接近，她認為人類只有職別上的不同，而沒有經濟階級之分。她今日是立法局議員，經常在會議桌上聆聽來訪者吐苦水或抗議，但退一萬步說，她自己也是那種可以走上街頭爭取社會公義的人。

「我搞過社會運動，我與居民到布政署請願，與露宿者一起抗議。我在街頭派傳單，找人簽名，沒問題，這些事情我可以做。我也習慣上門訪問，我讀碩士學位時，敲了三百多家的門；在英國做調查，租了一輛車，也是逐家逐戶的拍門。」

梁焯彤表示，她會搞政治性組織，但不一定會走上街頭進行活動，因為一個組織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不過肯定的是，梁焯彤並非那種高不可攀的人，過去她搞房屋問題，也常落區與街坊接觸。

也正因梁焯彤願意走入羣眾的生活，因此她會知道多些民間疾苦，她可以說一大套房屋問題、工人福利欠佳的情況、男女不平等、社會福利的缺失，等等。梁焯彤說，她打算綜合過去的體驗，就政策問題寫一套書。

從梁焯彤的曝光率，可以想見她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中。她無孩，與丈夫二人住千多呎的單位。她沒有請傭人，她說受不了有個陌生人在家中走動，又害怕文件會給不慎丟掉。她說與丈夫二人分工做家務；雖然剩餘的時間不多，但由於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做家務倒也便捷。她表示在清潔家居方面無法做到一百分，但二人都學會了容忍。

梁焯彤很感激丈夫對她的種種幫忙，如剪報、提醒打電話、在公開場合拍照及聆聽市民反應等等。

梁焯彤常說的一句話是「一世夠運」，看來，她也真是得天獨愛，一直在順景中生活。她自己也常說要回饋社會。如果天下間際遇好如梁焯彤的人都有這個想法，社會上的不平等會少一點。

編者按：梁焯彤在八月決定參加立法局直選。

梁焯彤說，她好珍惜立法局議員的身份，過去在立法局提的問題，都有得到改善的例子，如籠屋問題。「去年曾就港督施政佈告提過關注婦女問題。政府提出弱智人士、精神病患者回家康復，似乎很好，但重擔仍是放在女性身上，因此，社會需要有一些措施減輕她們的困難。政府要帶頭做。」

如果不是因為立法局議員的身份，婦女的需要便要很艱難才到達擬訂政策的層面。梁焯彤對立法局珍惜，不無道理。但如果有一天梁焯彤被請離開政治舞台，她會不慣嗎？

「一方面我可以繼續積極爭取，為社會做事；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好化，過簡單的生活。但是如果人家要我歸隱，我是否不爭取呢？那又未必。只是我兩種生活都可以過。我還有一個優越之處，就是可以做研究，這是我另外的發展空間。」

梁焯彤強調，過去社會給予了她許多，於是她便要積極為社會做一點事；她並不熱衷名利，因而她不能滲入上流社會，也不會參與一些無意義的上流社會活動，她的理想是追尋社會平等，使社會達致均富。

「掃街的人不應被排擠，教書的也不見得很高等。我認為厭惡性行業的工資要高一點，社會地位高的工作由於已得到滿足感，工資是可以低一點的。」

單親婦女，帶着兩名已過了入學年齡，但仍然默在家中的孩子，他們是那樣的無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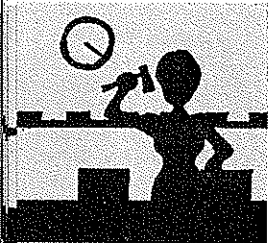
最近婦進與十多個團體聯合爭取給單親婦女恩恤徙置，梁焯彤表示支持，她答應會積極跟進此事。

此外，梁焯彤也看到托兒服務對婦女的重要。身為立法局議員，梁焯彤憂慮到政府是否可一下子提供資源，發展足夠的托兒服務，她希望可利用現有的架構，發揮作用。

「是否可以發揮鄰舍互助精神，例如不用外出工作的婦女可輪流看管鄰居們的孩子。此外，現有的賢毅社，是否可以發揮這方面的作用？」

梁焯彤沒說要競選立法局議席，但很明顯的，她近期的社會活動比前都多，包括出席民間團體的活動、出席公開論壇、接見請願市民等等。還有，梁近來的儀容與衣裝都改變不少，她會穿鮮黃、豔紅的洋裝衣裙。

兩性角色—1991角力



如果所有婦女走出廚房，放棄家務，家庭內誰人願意接這個棒？婦女要自立，是否就必然帶來家庭角色混亂、家庭崩潰？

婦女在現代家庭內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婦女主義關心的問題。在過去幾年，婦進亦在不同場合，探討了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習慣（如福利政策、學校教材和大眾傳媒），如何鞏固了一套保守的家庭關係，限制了香港婦女的出路。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性別研究計劃主辦了一個「兩性角色交流會」，有趣地承接和延續了這個討論，交流會的題目是「九十年代香港家庭——矛盾與出路」。交流會匯集了幾個崗位與背景頗為紛異的講者，結果是無可避免地在這個表面上很「中性」的題目上，引發出相當劇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在這個官方學術機構主辦的交流會內，「官方」意見竟然成為批評攻擊的焦點。

交流會內頭兩名講者——社會福利署的朱楊栢瑜女士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吳國棟女士——可說是代表了在家庭變遷和兩性角色問題上較「官方」和「正統」的觀點。她們的出發點很清楚：社會政策的目的是要令人人安居樂業，發揮所長，但社會穩定，家庭關係和諧，是其它一切生活發展和改善的基礎。她們討論的內容是改善兩性關係，但前提卻是如何防止和解決日漸增多的家庭糾紛和子女教養問題。鞏固家庭制度是社會政策的首要任務，婦女要自立發展，還得先妥善處理好家庭角色的要求。在這個基礎上談婦女利益，很明顯是充滿矛盾，模稜兩可。朱楊栢瑜提到要參考聯合國防止性別歧視公約，對其具體內容，卻隻字不提。吳國棟要替婦女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出路卻是要她們安份守己，做個「快樂的主婦」。

婦運團體代表嚴月蓮完全反對這種看法，她以自己接觸基層婦女的經驗，印證

出家務勞動以至更廣泛的家庭照顧者角色，是現今婦女生活困厄的第一個泉源。港大社會學系的吳俊雄總結了過去二十年香港社會科學調查的結果，指出婦女一方面受制於傳統意識和新型的家居理念，另一方面亦擁有極之矛盾的心態，她們對現狀不安，卻苦無出路，甚至逆來順受，但焦慮苦悶之情，卻處處可以察見。

接着個多小時的台下討論，是交流會的高潮。有人散會後說，他原本想聽一個有關家庭變遷的討論會，沒料卻好像碰上了一次婦解份子的聚會。這大概是過份的說法，卻點出了「反正統」的批評確是十分熱烈。與會者批評「官方」論點忽視了社會角色定型對婦女利益的窒礙，政策制定者對婦女未施以援手，更令其百上加斤。主辦者希望交流會會帶來直接的溝通，她們對這次激烈鮮明的溝通，大概會感到滿意。在會場內，婦女利益被放上議程。在會場外，各人還須與根深蒂固的兩性角色觀念，繼續角力。

台灣女工爭取權益個案



編者按：

台灣《婦女新知》今年4月號刊出一封信，是署名范淑媛的一名女工，在去年5月因工作緣故導致胎兒早產而死之後寫給資方的。事隔一年，范女士信中所提的疑點，據《婦女新知》編者說，並未獲得滿意解決。我們除了在精神上支持范女士繼續爭取合理權益外，希望這封公開信能令香港讀者一窺台灣女工所處的困境。全信如下：



的困境座談

補文...案談起
單位台灣...支持會

長官您好：

我叫范淑媛，在飛利浦竹北廠上班，我的工作情形是這樣的：我工作的部門屬輪班制，我是負責彩色映象管的檢驗工作，每天要搬每個重五、九八公斤的映象管約30-40個。因機台設計的關係，時常發生腹部的碰撞，我常感身體不適，於懷孕三個月左右，到南門醫院婦產科開了一張醫師證明（先兆性流產），於是把證明交了上去（又被退回），請求外調，但領班置之不理。後曾多次因碰撞與搬重所導致的不適，向領班與助理反映，請求改善，但領班竟在有次開會時拍桌大罵：「有事公司負責」。且助理也曾對我說：「想調外線？再怎麼輪也輪不到你。」因工作導致的不適，呈報上去又得不到妥善的處理，只好常請病假與事假。

5月21日我哭著再度向領班反應，但領班說：「你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給你

好過！」忍住淚水，只好繼續工作。誰叫我需要這份工作呢？5月19日（星期六）我們孕婦代表曾打電話給助理，說我們無法上夜班。助理說不能做主，要我們21日先上一天夜班後再看情形。就很生氣的將電話掛了！

我們21日祇好上夜班23-7點。上班後領班說，上面有交代22日改上中班3-11點。因生理上的無法調適，加上過重的工作量（中班下班後沒多久就有羊水破裂的傾向），24小時內工作了16小時，太勞累而導致早產。這項事實，讓我久久無法接受。現在出事了，當初領班所說的承諾呢？難道我就這樣白白損失一位兒子嗎？可知生下時，還有哭聲呢！難道懷孕後的多次人格受損是應該的？難道多次呈報所受的工作與精神壓力是理所當然？難道苦命人定要承受比人多一份的無奈？公司一點道義感也沒？我投訴無門，只好求助長官您！卻又不該如何著手，盼附上的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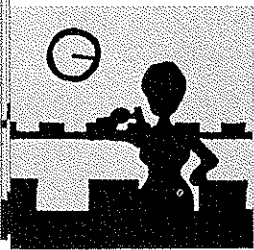
點，您能替一名女工主持公道，感恩不盡。

- 一、24小時內工作16小時，對孕婦的殺力有多強？
- 二、妊娠中的屈辱與早產後的心痛，公司能不負點道義責任？
- 三、出事後公司雖有檢討，卻是對日後的工作。對我所造成的傷害，卻說不負責。
- 四、我分明是早產分娩，公司為何只給產假四週？
- 五、另據勞工法規第49條：女工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間內工作。雖取得工會同意不在此限，但妊娠或哺乳期之女工不適用。
- 六、勞工法規第51條：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輕易之工，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范淑媛敬上

90.6.1

美國會出現婦女政黨嗎？



一九八九年美國全國婦女會 (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Women-NOW) 於周年大會上一致通過成立委員會，詳細研究成立一個新的政黨的可能性。這次周年大會一共有來自全國各州的二千位代表出席，因此議決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不過，NOW的這個議決，卻引來政界強烈的反應，美國總統布殊更嘲笑這個建議。甚至一些婦女團體的領導人，亦提出異議，認為現在應該齊心合力為爭取墮胎權而努力，成立婦女政黨，並非切合時宜之舉。

對於 NOW 來說，支持她們今次行動的基礎又在那裡？

早於八九年的周年大會之前，NOW 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探索美國婦女參政的情況。小組得出一些基本的資料：有一半選民並沒有投票；女性主義者如要參選，她首先就要面對黨內重重的障礙。究竟在這樣的條件下，怎樣可以擴大女性在政治中的影響力？如何可以增加女性在議會中的席位？又怎樣可以把婦女問題提到政治議程上？

歐洲的婦女運動在這方面似乎取得較好的成績。例如，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為女性參選設立一定的保障名額：在挪威是40%，前西德30%，法國30%，西班牙25%。綠黨甚至高達50%。

不過在美國實施婦女保障名額的機會實在不大。按現實情況分析，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不會以增加女性候選人為它們的政綱目標之一。民主黨雖然表面上是較支持婦女權益，政綱上亦支持平權法的修訂及婦女墮胎權，但在民主黨控制的中央立法機關，這兩個議案都遭到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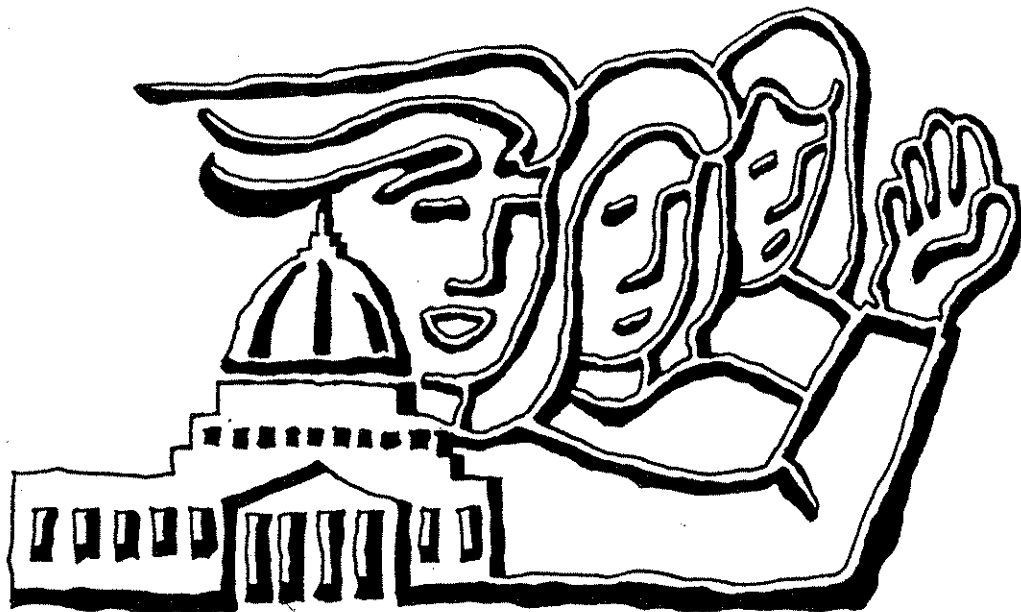
現存渠道並不能提供出路。共和黨對待婦女問題一貫保守，民主黨又視婦女票如囊中物，甚至並未能貫徹爭取政綱中對婦女的承諾。女性議員現只佔眾議院5%席位，及州際立法機關席位的17%，看來婦女要發揮政治影響力，必須另闢蹊徑。

NOW認為增加女性議員的議席對爭取婦女權益是重要的。例如，最近備受爭議的墮胎權法案，一項調查指出有71%的女性議員投票反對限制墮胎，但同樣投反對票的男性議員就只得33%。

NOW並不擔心在現存兩大黨對壘的情況下一個新的婦女黨沒有生存空間，相反，數字顯示有一半的選民並沒有行使投票權，這或多或少反映了選民對現存政黨不存企望。此外，198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51%），這比自認為是共和黨派（31%）、民主黨派（44%）、自由派（34%），或保守派（45%）的人都要高。看來打正婦女黨的旗號是有一定的支持者的。

今年NOW將會在全國七個城市就組織新黨的可能性舉行公開聽證會，美國的婦女運動，可能快要掀開新的一頁。

（本文取材自MS. 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女人如衣服？



當女士們盛裝打扮，好整以暇的時候，每每令人眼花繚亂，誰說女性穿戴缺少變化？女性衣著，既侷促又炫誇，女性穿戴，交響着象徵女性化特有的聲音：高跟鞋啾啾鳴鳴；手鐲耳環、環珮叮噠；綢衣輕擦、沙沙瑟瑟……再加上化妝品、香水，刻意地營造出獨一無二的女性氛圍。

女性刻意打扮的最終報酬是博得男性一看，女士們不辭勞苦將自己經營得花花綠綠，成為有別於男性的另一種生物，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女性主義的主張一浪接一浪，卻鮮有提出衣著的革命。要一下子讓女性放棄標誌女性化的衣著，及由此而受到強化的男女有別觀念，實在太強人之所難。我從來不敢低估女人衫裙的價值，對於一些懼怕被指為不夠女性化的女士們，女性衣著不失為有效的偽裝。

但為什麼我這樣抗拒穿裙子？請恕直言，因為我討厭這種人工化的性別角色分類，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去修飾雙腿；因為我不願意重溫穿又貴又「作狀」的絲襪那段日子，連襯什麼鞋也受到諸多制肘；因為我無法忘記在凍風中冷着雙腿的惡夢，雨天中為滿佈污點的小腿而煩燥……因為穿裙子壓根兒就是表面化的玩意，它的本質就是虛有其表。

聖經舊約中這樣寫着：「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上帝所憎惡的。」（申命記22：5）。為什麼上帝這樣着緊於男女的穿戴？上帝創造人的時候，男女是赤身露體的，誰是阿當和夏娃，一目了然。後來人有了羞恥之心，身上蓋了獸皮和無花果葉，性別之分便有些模糊了；為了清楚顯示男女有別，阿當開始打領呔、夏娃被迫穿上高跟鞋；衣著就像一張嘴巴，從此嘰哩咕嚕地說過不休。

誰說男女衣著不重要？請看看以下的例子：一個不懂別國話的旅客在國際機場

裡不會走錯廁所，看看那標誌男女有別的圖案便知：一個小孩往往無法指出裸體畫像孰男孰女，「因為畫中人沒有穿衣服」！在穿衣的文化裡，我們實在很依賴人工化的表徵來審閱別人，一但這些外徵消失了，或跟傳統的發生若干衝突，便往往會造成極大的困惑，令人望而不知、徬徨不解。

對大多數人來說，男人穿褲、女人穿裙是理所當然不過之事。穿褲其實很實用，它一方面遮蓋下身，另一方面又提供舒適自如的行動自由。穿裙卻有天淵之別，穿褲子的男士可以漫不經意地讓大腿向兩旁舒展，但女性作此坐姿則一貫被視為不雅，「冇禮貌」，什麼「冇家教」，那麼最有效的規範莫過於要女性穿裙，而且越長越窄，效果越佳。

本世紀初短裙取代了落地長裙，標誌着女性衣著的一大突破。儘管如此，女性雙腿由隱蔽到外露，進而成為男性目光的新焦點，卻非美事。查實兩種時裝，皆源於以女性衣著作為性感誘惑的妄見，四肢之為用，除了取悅男性之外，變得毫無實際意義可言。昔日的羅裙令女性舉步維艱；今日的短裙也殊路同歸，造成女士行動的禁制：誰願意讓樓梯下的瞥伯得其所逞？女性衣裙，無論長闊，它的「開放性」下擺，卻能置女性姿態於既保守又文靜的桎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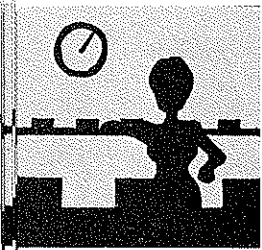
當然，女性衣著的設計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實用問題，實用與否是男性服裝的專利，要符合女性化的標準，就得同時接納它所帶來的種種約束和煩惱。

退一步講，袒胸露背也是一種披露女性化的表現，半遮半掩、約隱約現，是性感的象徵；反之，遮遮掩掩、密密實實，卻常常被譏為守舊和不合時宜，甚至被人胡亂加插動機，諸如對自己的身裁缺乏自信，或者想隱藏一些不可告人之羞，例如胖胖嘟嘟的小腿、皺紋、傷疤等。

傳統的衣著比傳統的職業還要頑固，新一代的事業女性所流行穿的西裝衫裙便是很好的例子，它從上面看去學足男性化的「成熟穩重」，從下面看去則保持女性的「端莊柔美」。活躍於決策階層的女士們，已無需裝胸作勢地去奉迎上司，但為讓男性社會感到一點熟識和安慰，她們仍得展示雙腿，到底為什麼？

男性在很久以前已經不再花太多時間在衣著上特出個人品味，而女性於今時今日，還在吃力地尋找一種宜於工作又安於餘閒、既舒適又能保持女性化的服裝，不亦苦哉？

站在前線的女性



一、

偶然，從電視上首次認識那張素淨而青春的臉，堅定而無畏地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為身繫牢窄的丈夫申辯，更為千千萬萬的民運份子仗義執言，我不能自制地為她感動，更為她担心：她的勇敢，會為自己帶來什麼命運？

她的名字是侯曉天。

其實，令人感動而擔憂的，不僅是中國裏為民運奮鬥的女性，還有散佈在那些極權、封閉而充滿恐懼感的政權下生活的女性人權份子。

一九八九年四月初，瑪利亞·高美絲的屍體，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被發現，這位四十一歲的女權份子，較早時在工作的學校內被綁架。屍體上有明顯的被虐待痕跡。在被綁架前兩星期，她參加一間為被虐待婦女而開設的中心開幕典禮。

聖達嘉娜，一直以來為一菲律賓社區草根組織做研究工作，她最後被人見到時為一九八九年四月，當時她被軍方人員拘禁，之後她一直未有露面，軍方人士否認把她拘禁，在法庭上為她作証以便替她申請人身保護令的人士曾收到死亡警告。

二、

女性在民主和人權運動上，每每走在最前線，在這頁光榮的女性奮鬥史後面，是無數暴力、死亡和痛苦的威脅。

與其他男性的民權份子一樣，女性在追求獻身社會運動的同時，要面對拘禁、恐嚇、酷刑、甚至死亡的命運，不單如此，由於女性在性別上的身體特徵，她們往往遭受特有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創傷。

強姦

極權政府將強姦作為一種恫嚇和懲罰的手段，對付一些反抗政府的女性，以便使她們從此緘默或者供出有關的秘密資料。一九八八年一月，瑪絲高由家鄉走到

秘魯首都追尋失踪丈夫的下落，她向當地人權組織報告丈夫失踪：一月十七日半夜，軍人衝進她的屋子，綑綁她的雙親及把她綁架。兩天後，她的屍體被發現，當時她被矇着眼，身體上有被強暴及其他被虐待的傷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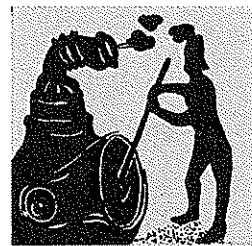
強姦使女政治犯感到羞辱，一些女性拒絕把真相公開以避免伴侶產生反感，另一些女性因此患上抑鬱或精神分裂。強姦帶來歧視、家庭成員的背棄，這是女性終

其餘生要忍受的創傷。

性騷擾、恫嚇、非禮

把女政治犯作為侮辱和非禮的對象，亦是高壓政府對付異己份子的慣常手法。在巴勒斯坦，一位婦女由於涉嫌使用武器，被以色列政府拘禁問話，其間，她被非禮，盤問她的男子更威脅要強姦她，她承認這次經歷使她感到非常尷尬，亦不肯把事情細節向自己的男性律師透露。





懷孕、流產

懷孕的女政治犯，除了未得到有孕婦女應有的照顧外，更往往被虐待而引致流產，在身體上造成永久的傷害。

一九八六年九月，智利發生反政府示威，一位參與示威的十九歲女學生被拘捕、強姦以致懷孕。她經歷劇痛、失血，仍未得到及時的醫療照料，同年十一月，她終於流產。

由於懷孕婦女在體力上較為虛弱，極

權政府乘機利用這個弱點，拒絕讓女政治犯接受醫療照顧、把母親和嬰兒分開，甚至對孕婦毒打虐待，令她們失血、流產，這是強姦以外另一種對婦女造成永久傷害的暴力手段。

虐待

在獄中的女政治犯，並非如一般人所料，得到較好的對待，相反，她們與男性一樣，所遭受的對待是極其殘酷。

一位土耳其女工，由於被懷疑參與政府禁制組織而被拘禁達二十天，其間，她被電擊和被脫光衣服毒打，除此之外，她被迫目擊自己的妹妹被虐待供的情形。

除了自己在身體上受到摧殘外，女政治犯會喪失與親人聯絡的權利，其家庭成員亦往往受到滋擾或虐待。

喪失司法代表和辯護的權利

無數的女政治犯，在拘禁期間，仍未能知悉被捕的理由，亦不能接觸或獲得法律代表。無限期的拘禁後，結果是不合理的審訊，亦未能就判決上訴。

其他

除了上述的不合理對待外，女政治犯亦經常面對其他種種形式式的刑罰。如被迫服食毒品，在阿根廷，許多與反政府活動有聯繫的女性無故失蹤。

三.

上述的例子，祇是從無數違反人權的個案裏抽取出來作為較有代表性的舉例，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每天仍有無數為民主人權努力的女性飽受肉體、精神和生命的威脅，諷刺的是，她們保護備受壓迫的弱小，而她們卻時刻面對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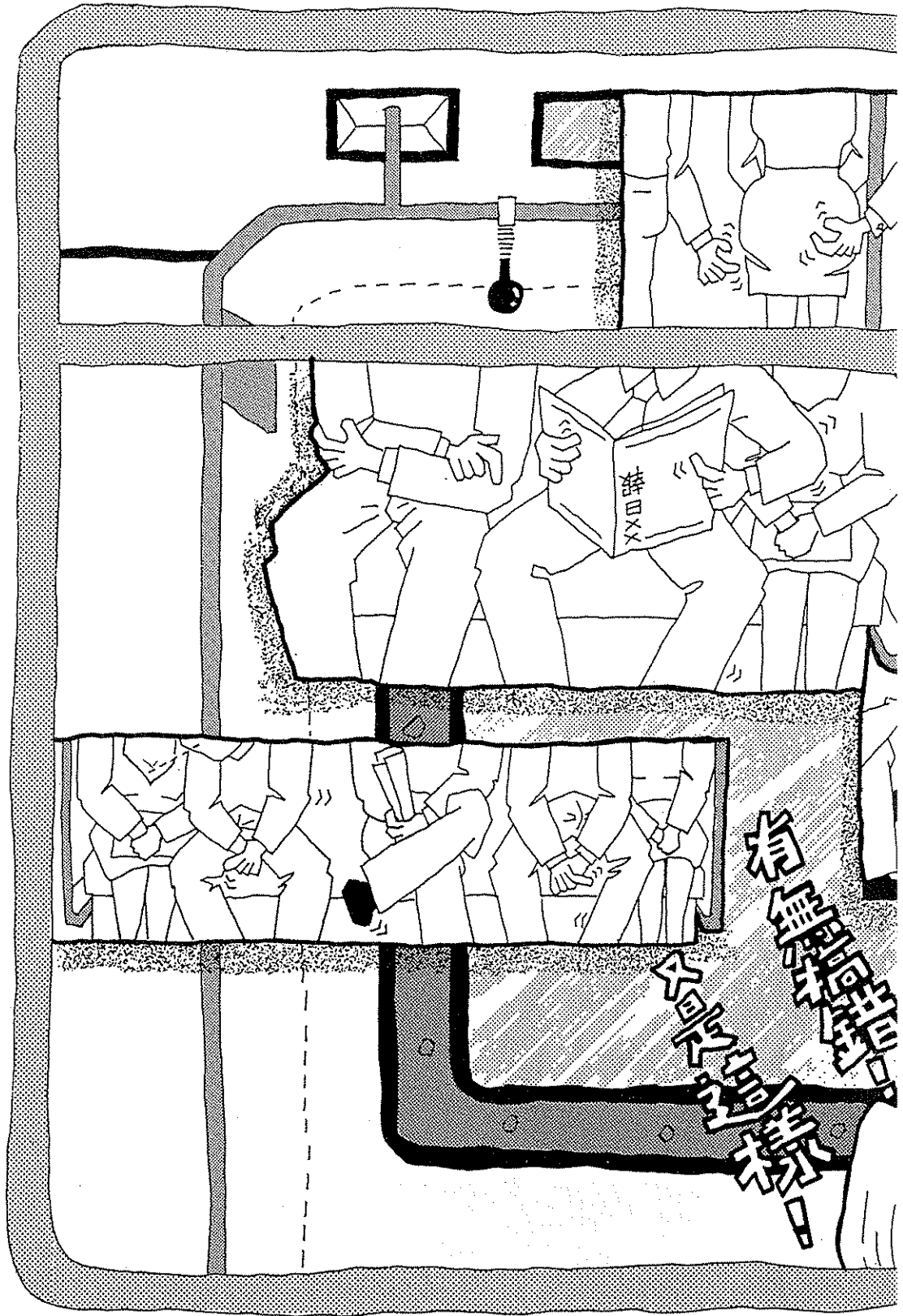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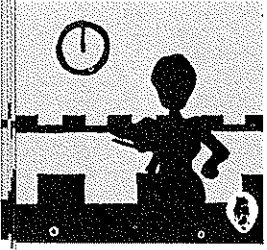
我們相信，祇有把這些違反人權的行為加以揭露和譴責。對女性社會運動份子給予支持，加上促使國際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說明的保障政治犯的人身權利，製造龐大的國際輿論壓力，才可加速女性史上黑暗一頁的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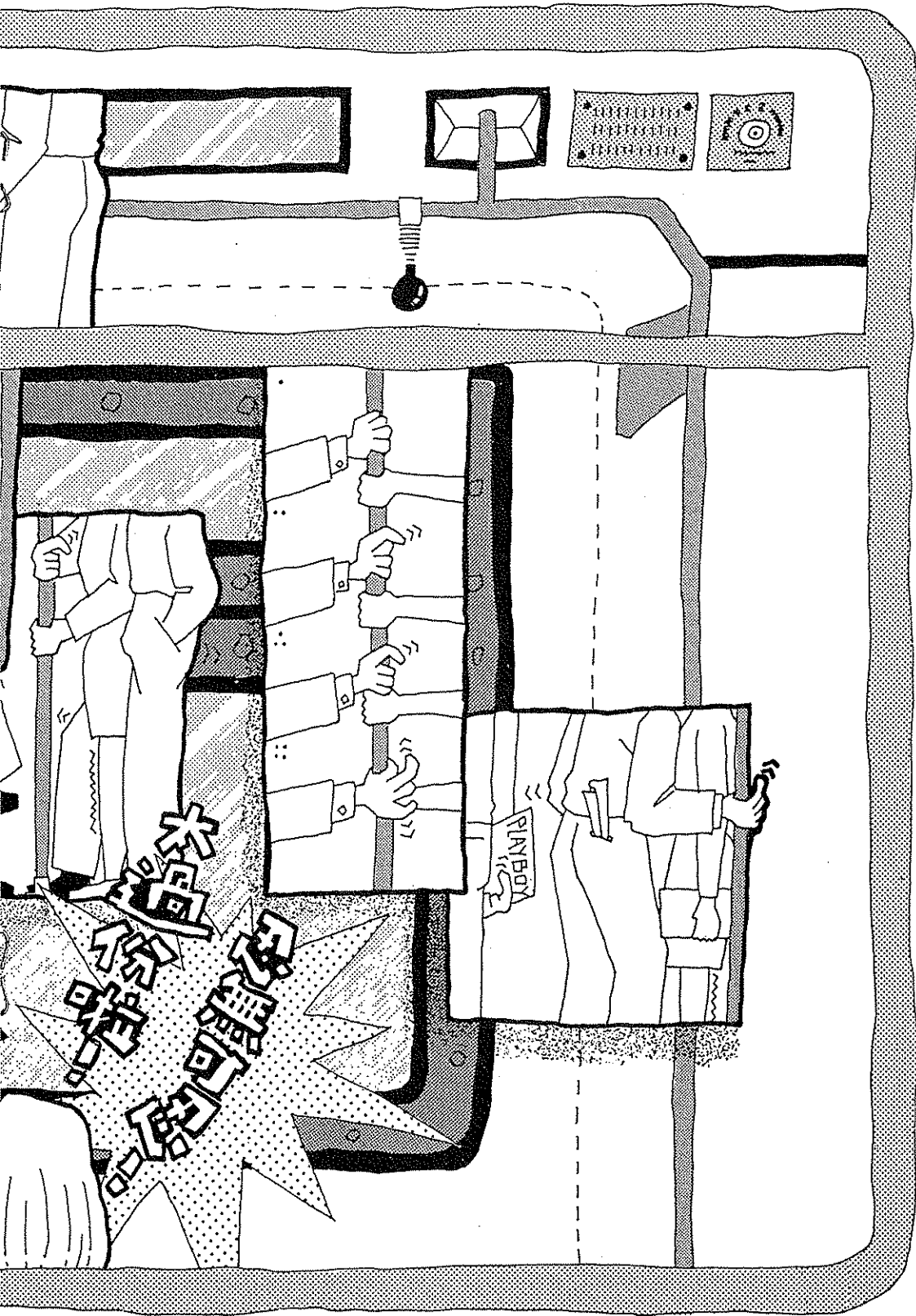
當然，這些勇敢捨身為人類邁向更開放、更平等的生活的女性，值得我們再三致敬。

(註：上述舉例的資料，取自國際特赦協會出版的刊物：站在前線的女性、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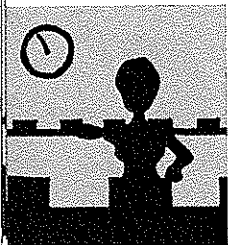


又是這樣……





張香華：燃燒的生命



與張香華一起吃早餐，聊天，不覺談了三個小時，真不容易；我們才第一次見面，走的時候，好像還有許多未完的說話。

張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的思想前進，有活力、富時代感，與詩人慣有的憂思與婉約的特質不盡相同；另外就是她年青的外貌，一如她思想的青春。原來，她已五十二歲。我告訴朋友，他們都「呀」的一聲。

張香華大學畢業後，在中學教國文。她寫詩，寫散文，文字婉麗，有閩秀味道。

三十多歲時，張香華要與丈夫離婚，因為她不能按照丈夫的意願，只獸在家中，做他的賢妻，做孩子的良母；她認為接觸社會，也可以是個完整的人。

家人都反對她，說三十多歲啦，離婚後怎麼辦呢？那時的台灣，人們的一般想法是：離婚不是好東西，三十多歲已是「老」女人，再嫁不出去啦！

張香華還是離了婚。她說她感到十分自由，生活感到暢快，人也變得開朗，。她寫作漸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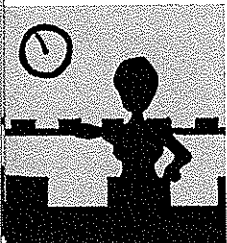
她不久遇到柏楊，那個「政治犯」。他們相愛起來。難以想象，柏楊講話時急

而重，張香華講話時則緩而輕，大家如何能維持長時間的攀談與討論？

事實上，他們很喜歡討論社會大事、人生問題。儘管柏楊比她大二十歲，人生閱歷豐富，涉獵書本又多，但張毫不示弱，她很努力的表達自己，也有自己的主意。有時碰到一些難以即時回應的話題，她會對柏楊說，你稍等，讓我想想，想好再跟你說。就這樣，柏楊的急便老勝不了張香華的緩。

張的熱愛生命、自由，並不是發端於嫁與柏楊之後，其實她素來如此，她喜歡掌握自己的命運。當然，與激烈的社會分

張香華：燃燒的生命



專訪

與張香華一起吃早餐，聊天，不覺談了三個小時，真不容易；我們才第一次見面，走的時候，好像還有許多未完的說話。

張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的思想前進，有活力、富時代感，與詩人慣有的憂思與婉約的特質不盡相同；另外就是她年青的外貌，一如她思想的青春。原來，她已五十二歲。我告訴朋友，他們都「呀」的一聲。

張香華大學畢業後，在中學教國文。她寫詩，寫散文，文字婉麗，有閩秀味道。

三十多歲時，張香華要與丈夫離婚，因為她不能按照丈夫的意願，只歎在家中，做他的賢妻，做孩子的良母；她認為接觸社會，也可以是個完整的人。

家人都反對她，說三十多歲啦，離婚後怎麼辦呢？那時的台灣，人們的一般想法是：離婚不是好東西，三十多歲已是「老」女人，再嫁不出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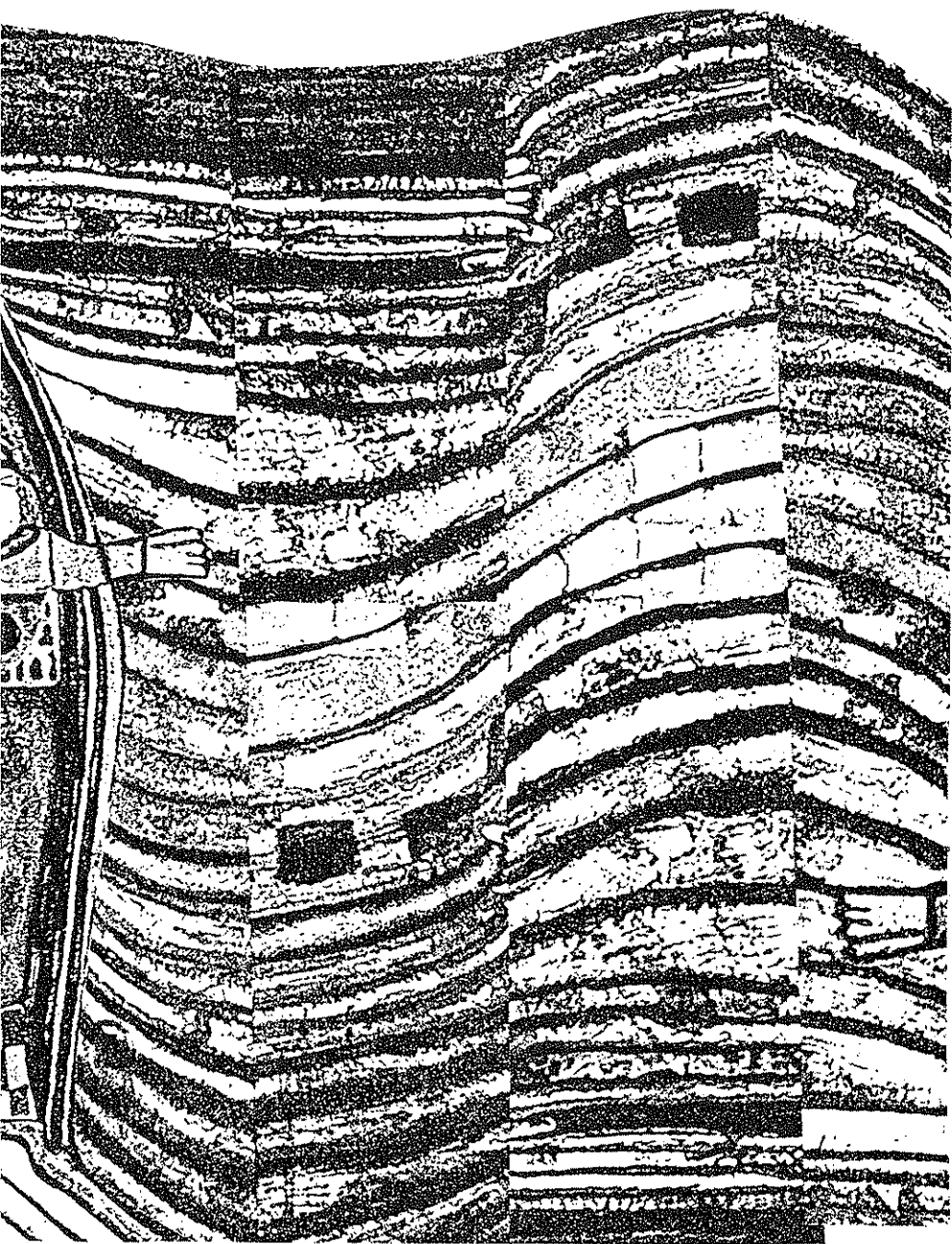
張香華還是離了婚。她說她感到十分自由，生活感到暢快，人也變得開朗，。她寫作漸勤。

她不久遇到柏楊，那個「政治犯」。他們相愛起來。難以想象，柏楊講話時急

而重，張香華講話時則緩而輕，大家如何能維持長時間的攀談與討論？

事實上，他們很喜歡討論社會大事、人生問題。儘管柏楊比她大二十歲，人生閱歷豐富，涉獵書本又多，但張毫不示弱，她很努力的表達自己，也有自己的主意。有時碰到一些難以即時回應的話題，她會對柏楊說，你稍等，讓我想想，想好再跟你說。就這樣，柏楊的急便老勝不了張香華的緩。

張的熱愛生命、自由，並不是發端於嫁與柏楊之後，其實她素來如此，她喜歡掌握自己的命運。當然，與激烈的社會分



子柏楊住在一起，對加強張香華這方面的信念，會有點幫助。

去年，國際特赦協會在台灣開設小組，張香華做了領導人。沒想到吧，常以旗袍一襲露面的張香華，也可穿着便服，在街上搞宣傳活動，要求釋放良心犯。今年，這個特赦小組已由另一名男子負責，但張還熱心參與工作。

張香華說，特赦小組不會用暴力手法爭取釋放良心犯，只會通過不斷的寫信，作出呼籲，以引起注視。由於人數不夠，特赦小組只能是一個組，而不能成為國際

特赦協會的台灣分會，但張希望有這麼一天。

五月底，她應國際特赦協會香港分會之邀，來香港演講，與她一起出席的，還有在台灣囚禁了幾年的本港商人張驥華。

張香華很謙虛，她說自己的英語說得不好，但在大會上仍十分努力的以英語答覆記者的問題。

大概張是個語言天才，她學英語的時間不長，偶爾在美國歇幾個月，就這樣學回來的。她在香港出生，六、七歲左右去了台灣，一直沒機會講廣東話，但在香港，我們一打開話匣子，她說的便是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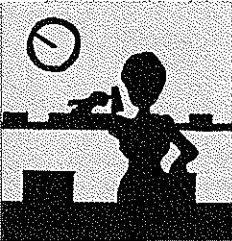
話，音調很準，只是某些成語及名詞一時翻不過來而已。

她這次來香港，已成功取得香港身份証，她希望可惠及柏楊。在離境控制嚴密的台灣，拿中華民國護照，申請出境十分麻煩，坐過政治牢的柏楊，便多次受到阻撓。今次來港，本連同請柏楊的，但柏楊以出境手續辦不來，張香華只好自己來。

張香華也習慣獨來獨往，離開香港，她接着飛到德國，參加一個國際詩人大會。與柏楊結婚十多年，張香華遊遍世界各地，有時兩個人一起去，有時也很享受一個人去的樂趣。她說，自己在外國三個月也不成問題，太長就不很好了，畢竟柏楊年紀也大了。

我問張香華有無突然間失去柏楊的心理準備，張說，她對生死已想得通，她認為只要在生時盡量給對方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讓對方達成願望，即使對方離開人間，她也感到無憾。她過去也對柏楊的一些做法不贊成，然而，她只是說了她的觀點，餘下的便由他自己決定，如果他自己覺得做了才安心、開心，張說，她不再會有什麼說話。

張香華說，七月回台灣後，她會致力於翻譯一名韓國詩人的詩集。這些深深吸引着她的詩作，充滿了溫柔與生命力，或許，張香華從中看到了自己。



飛翔的我

從來
沒有人聽到我的謳歌
除了落日、夕照
和遍天連綿綿繡的晚霞

甚至
沒有人說我是鳴禽
翅膀堅硬，目光銳利
是識別我的獨特的標記
儘管
疾風狂野，雲霧濃厚
天色潑墨，暴雨傾盆
我還是煽動雙翅，瞄準目光

終於
蒼冥中，一隻飛鷹漸漸消失
在寰宇盡處，化成一個小點
那就是我歌唱尾音的音符

一件紅絨衫

妻子把丈夫微透汗息的
一件紅絨衫，小心翼翼地
洗淨，掛在窗下晾乾
柔軟的質料
密緻的纖維
溫馨的觸感
葡萄酒般的顏色
琥珀杯的光澤
某年、某月、某一日
為他選購時的心情
重現心頭

柔軟的，粗硬了
密緻的，鬆弛了
溫馨，變成嘮叨的叮嚀
葡萄酒、琥珀杯的陶醉
發酵為預算、家用電腦
飲食、醫療，選用的煩惱
早晨晾上去的紅絨衫
不過幾個時辰就乾了
地上不留水痕

然而，妻子和丈夫
像水融進空氣
緊密依傍，混沌瀰漫
相約
世世生生，共度長生

我愛的人 在火燒島上

有一個島嶼
有一首歌
有一個我愛的人
過去，他曾經出現在我夢中
那時，我在海上掙扎
救生艇的木槳折斷了
我隨處飄泊
找不到島嶼
聽不見歌
遇不着我愛的人

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
沒有美麗的青山、溪流
沒有碧水漣漪
只有惡濤巨浪
烈日風沙
青草枯黃
菜蔬焦死
飛鳥斃跡
窗欄外的白雲，凝結成硬塊
那時，我愛的人
繞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蒼涼的歌聲
淹沒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視力
不能辨識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憊的心
因為他比我更疲憊，疲憊於無望

如今，我愛的人
來到我身旁
伸手給我，救我出災難
使飄泊成為過去
疲憊如拍落的塵土
他教我對抗風浪，修補斷槳
他教我觀察天候星象
我們用臂圍成一個避風港
我們用溫暖的眼色，點燃火苗的希望
我們將合唱壯麗的詩章

不能忘記那些沒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曬的烙痕
如今，我們紀念那個島嶼
我們懷念那首歌

母權的崩潰



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書說，私有財產伴隨父系社會而來，早期人類社會是公有制的母系社會，女性地位低微並非恆久不變的事實，而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此一說法，對女性主義的發展是石破天驚的貢獻，從此馬克斯女性主義一直追尋婦女地位低微的物質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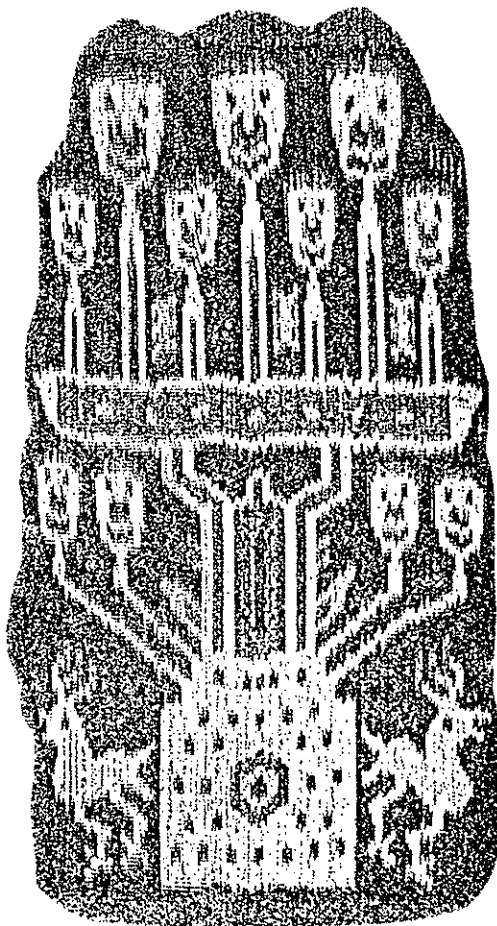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仍然沿用該書有關人類歷史的理論，儼如不易真理。其實後來的研究和理論發展，已經從人類學和女性主義的角度，認定了《家庭》有關母系社會和女性地位的說法大有問題。

恩格斯和在《家庭》出版前一年去世的馬克斯，都不是人類學者，他們有關早期人類社會的理論，是借助於十九世紀他們所能接觸的人類學研究，其中瑞士人畢祖凡(J. J. Bachofen)和美國人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尤得他們歡心。

一八六一年畢祖凡出版的《母親的權利》(Mother Right)一書，說母權社會(matriarchal society)早於父權社會存在。摩根根據他對北美一個印第安部族易洛魁人(Iroquois)的研究，寫成他的婚姻制度歷史理論，說人的性伴侶數目從完全沒有限制的階段發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

恩格斯雖然在《家庭》的序言讚揚畢祖凡，但卻沒有完全贊同他所說婦女地位曾經優於男子的說法，只強調女性的地位一度不比男性低。

恩格斯對摩根的婚姻歷史理論，卻是亦步亦趨。由於私有制社會之前並不存在約束性的性關係，孩子無從知道父親是誰，所以當時是以女性為氏族的母系社會(matrilineal society)。恩格斯和摩根相信，因為氏族社會以女性為基礎，婦女必



然掌握大權，所以母系社會必然也是母權社會(matriarchy)。

有關母權社會之說，後來的一些人類學者，包括哥治(Kathleen Gough)、利閣(Eleanor Leacock)和摩爾(John Moore)都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歷史上曾出現母權社會。早期人類學一度以為母系社會的存在，是對男性主導統系的挑戰。後來的研究發現，其實在母系社會，當握政治權力的仍然通常是男性，但其中比如易洛魁的婦女，則掌握經濟組織權。

即使母系社會，是否一種早於父系社會的歷史事實，曾經是備受爭議的題目。

這爭論現在雖然不可說是蓋棺定論，但僅有的人類學資料亦不足以支持該種說法。

對於女性地位，恩格斯抱有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認為是社會條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相信男女分工是自然的結果：「分工是自然的結果，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男的打仗、狩獵、捕魚、提供食物的原料和狩捕工具；女的打理家居、安排食物和衣著……各主其政。」女性主義者，包括高活(Rosaline Coward)批評恩格斯這種本質性假設，貫串他的婚姻歷史理論，他說家庭的出現是因為女性想束縛男性，男性則天然有縱情性慾的傾向，又說男性自然而然想將財產傳授給自己下一代，因而出現私有制。

在過去二十年，有關婦女地位的研究，已經從企圖確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逐漸轉移到具體環境、具體文化上。馬克斯女性主義者現在不再問：「男人和女人的分工是不是第一次階級鬥爭？」改而問：「種族、階級和性怎樣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影響婦女的福利？」不再問：「為甚麼女性地位在各處地方都這樣低？」改而問：「某某社會的特權制度如何，性別在其中的意義怎樣？」

參考書目：

- (1) Maurice Bloch "Marxism & Anthropolog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1983
- (2) Shelly Errington "Recasting Sex, Gender, & Power: A Theoretical and Regional Overview" in "Power Differences: Gender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1990
- (3) Henrietta Moore "Feminism & Anthropology" 1988
- (4)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9/10 vol 3, 1977.



台北的她們的天空



她們總是問：「你是不是圈中人？」
與她們熟悉了，她們便會問：「你想
你是T的還是婆的？」

(一)

沒有正式統計顯示台灣目前有多少女同性戀者；台北在五、六年前已經有女同性戀酒吧，到目前為止大約有四家，由於業務上的淘汰，目前最長歷史的開業兩年，位於台北東區林森北路的一條小巷子裏，沒有門牌，沒有記認，只是一扉綠色的門；常關，旁邊有門鈴，通常光顧的只是「圈中人」，包括男同性戀者。酒吧和

一般酒吧沒有分別，只是酒吧女主人經理和每一個人幾乎都認識。

出現在女同性戀酒吧的同性戀者，特色是男女性別角色分明，扮演男的角色叫T，扮演女的角色叫婆。T就是TOM-BOY，她們亦像一般人心目中的女同性戀者，剪短髮、穿男服，舉止男性化，而且扮演男性的性別角色，動輒說「要養老婆」、「那有像我這樣好的男人」、「我們男人是給你們女人享受」，而婆則與一般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無異。

C是同性戀圈的老大姐，她在T吧活動已經五、六年，但她今年才廿三歲，是

一名企劃行銷員。她最近剛與愛侶分了手，在T吧泡時又碰上了「他」，正與另一名女子在吵架，麵架着不吃，愁眉苦臉，C在舞池跳舞，看見了他，神色黯然，道：「不要理他。」

C和其他同性戀者一樣，對象都很固定，一個對象可以維持幾年，不是隨便亂玩的人。不過，C亦承認，T吧裏的其實只是「非異性戀者」，而不是「同性戀者」，愛侶的關係跟一般男女無異：「因為台灣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社會，同性戀關係顯然抄襲一般的男女關係，上一輩的同性戀尤其如此。只有年輕的行為模式，比



較接近所謂LESBIAN。」

由於T吧非常嘈吵，而且她們都不願意正式接受採訪，因此只是「談談」，談了又跳舞，唱卡拉OK，C溫柔動人，B又精緻美麗，大家又調情消遣，她們總在笑：「很多人就這樣被我們勾引入局，你可以抵擋誘惑嗎？」

(二)

對於非圈中人，M總是有一點戒心，所以拒絕透露真姓名，不過，她們大約五十名同性戀者於九〇年二月組織了一個叫「我們之間」的團體，半公開地活動，舉辦座談會、放映錄影帶、進行家庭聚會，藉此分享同性戀問題，及互相支持，面對外間的壓力。

C指出，台灣目前還是一個十分保守的社會，女同性戀者受到很大的歧視：「有例子是一旦被發覺是同性戀者，立刻被辭退」。另一例子是一名同性戀者被她愛人的兄長毆打，指她誘拐其妹，一般家庭都不會接受同性戀者。我們有經驗是他人一發覺我們是同性戀者便會與我們疏遠。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需要一個團體、一個環境，讓我們很free的表達自己，T吧跟我們的會便有這樣的作用，因為不是每一個同性戀者都這樣強壯，可以站出來面對社會。我們都很孤單，有時候連自己都會排斥自己……。

C今年25歲，是一名研究院學生，她最近結交了一名女朋友，約27歲，是一名獸醫，C有第一個女朋友是兩年前，再之前C一直是一個異性戀者，交第一名女朋友時連自己也嚇一大跳：「我也是她第一個女朋友。她之前曾追求別的女孩子，可是沒有成功。」

「我是一名女性主義者，這似乎給我較好的條件，起碼我有理論去支持女同性戀，然後……在異性戀關係，我發覺我的人性很受割裂……我不是我自己……我要符合傳統女孩子角色。譬如說，留長頭髮喇，穿裙子喇，但我不是那種人……在同性關係裏，我是真正的自己，我不用委屈自己。我比較完整，easy and free……」

「在同性之間，兩性真正平等，可以對換，同性之間比較接近和能夠分享。男的有他的社會角色，難道他受了老板的氣，可以伏在你的懷裏哭嗎？很多時候即使他想，他也不能夠，但女子之間就不一樣……。」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一個同性戀者。同性戀是一個發現的過程，能否發現，要看機緣。中學時代不是很多女孩都很要好嗎？同性戀的定義也可以很主觀。到底是否精神交流便是同性戀，還是要有性呢？女同性戀的性很廣泛，這一點我們要打破「性交-插入」這性觀念。但其實在性方面我們都缺乏學習對象，很多戀人一旦接吻後真的不知道怎麼辦，而且又由於害羞，只有比較外向敢言的同性戀者才會討論性的問題，其他人都很曖昧。總之每一對戀人都有她們造愛的方式。但我們如果能克服恐懼，女子的關係比較多樣化，雖然事實不一定這樣完美。」

「女同性戀者我們說有三個特質：3S，就是sensitive, sympathetic, sentimental，我想這是對的。雖然如此，不是每一個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性主義者，雖然女同性戀的存在是對父權社會的反叛，但女同性戀者不一定知覺這事實，也不一定肩負甚麼使命……」

「我也是慢慢地強壯起來，所以才願意跟你談呀。現在我們的組織不十分公開，但將來一定要發展而且要公開，但不知要多久……」

(三)

無論T吧抑或是「我們之間」，都是這一羣無法安於一般男女關係的女子的避風港。T吧的女同性戀無法擺脫傳統男女關係的模式，是一種不完全的蛻變。M跟她的戀人無論是外貌還是行為都已經十分中性，個人與二人關係基本已擺脫了兩性關係的約束，是一種更徹底的反叛，如蠶之成蝶。

「但你真的不要抱着偷窺的心態看我們，這會讓我們感到受傷害。」M又說。

她的疑慮希望能成為讀者閱讀時的一個註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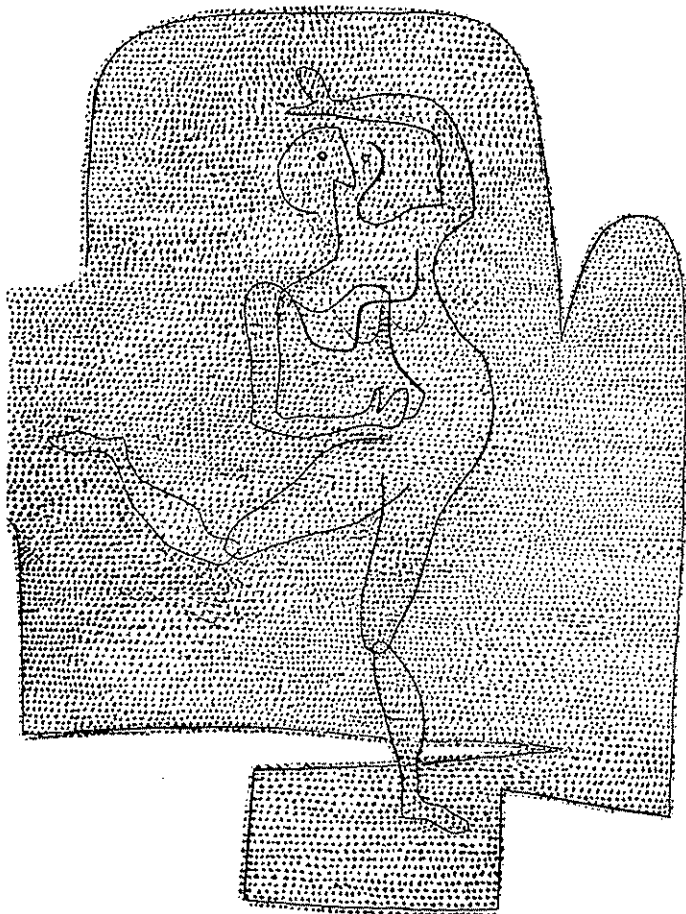
他是一個祝福

六四周年前後，屢聞友儕間發生感情的離異，分居、離婚、或是拖泥帶水不肯表態，女友感喟：「現代男女關係再沒有前途了！」另一女友則說「現在同居也不能維持下去，只有相約『同生存』！」我和他卻在一個星夜裏相遇，彼此感情的投注，就像金價暴跌的時候仍投資黃金。當時心中常湧起一首首平靜安祥的詩歌，有一個清晰的感覺：他是一個祝福，他是我的福氣。

這之前，我剛剛經過努力的反思，發表了兩篇散文「愛情笑話」與「性矛盾」。所謂「愛情笑話」，其中一則是追逐尾巴式的愛情：女性常常挑那些浪漫不羈的好漢，卻又要求對方體貼如「家庭主夫」、忠心如狗伴；男性則既要求對方純情清新、完全奉獻，心底裏又需要伴侶夠放蕩任性，製造永恆的追求目標，使兩性生活更具挑戰性。一旦懷有這種自打咀巴的冀求，男男女女只不過是在追求自己的尾巴而已。所謂「性矛盾」，是指專一的愛與自由的性的互相矛盾。本質上，性是自由而自私的。人在性交中不用受禮節或意識形態的束縛，可以說在絕對的自由裏。性慾常被佔有慾所推動，因而也是自私的。愛的本質是包容、付出、分享的，人追求專一的愛，也源於對永恆的慾望、對自身價值的肯定、以及對人際關係的安全感的需求。因此，愛對性的對象具有束縛力，而性的自由自私本質卻具有離異的潛力。

這些反思之後，我很嚮往彌勒佛的豁達境界，能笑眼看愛情，以及性愛和諧的兩性關係。

他是一個祝福，由於他對情義的篤定。他沒有給我承諾，沒有向我逞強，他那種篤定的神情和語態，讓我感到小時候唸的古詩十九首沒有白唸，他給我的就是那遠古的泥土和南風，滲着思念與戀慕。



當然，開始的時候彼此的感覺都較單純美好，我們知道感覺會變，因時空人事會變，所以我們小心地戀愛着，相愛相顧相念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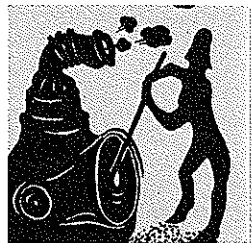
然而，相愛相惜的日子不能沒有感覺，何必輕看生活的感覺呢？就是這些隱隱約約、輕輕細細的心緒讓我有夢。以前，我夢見我在洗澡的時候，有兩個騎馬的人來追殺我。現在，我夢見一條雲，沿着淮河的上空凝聚的雲。那麼整整一條雲，與河一樣寬、一樣長。我要從河源上空的雲上滑向下游，玩一玩這條雲造的巨型滑梯。那個早上我興奮得醒過來，抱着身旁的他說夢，哦，那是另一種幸福了。

相顧相惜的日子，不能沒有共同嚮往的心境。他說，你知道我的生活原則嗎？就是少用錢。少用錢，那就可以少掙錢；

少掙錢，那就可以不用為金錢勞碌，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相信過簡樸生活可以得到更多時空，我也明白，我在追求寧靜豐富的心境，藉着觀星、觀海、觀山；愛狗、愛睡覺、愛人；聽故事、聽音樂、聽孩子的笑聲，生活得豐盈充實。

相念相惜的日子，也不能沒有信任。他常要出外拍攝，遠赴大嶽小嶺，深入不毛之地。我也常要準備面對分離的焦慮、期待重逢的喜悅，心志磨得成熟的話，就能估計危機的大小或可能性，接近彌勒佛了。有回二人談及永遠的分離，他說：「若你先走了，我當然很傷心，傷心一段時間後，或許，我會去學戲劇。」乍聽愕然，此君如是好學不倦？後則領悟其意，那是他另一面的自我完成。我們相戀，原是兩個生命互照而達到自我完成。

金庸小說的虛假愛情



金庸小說中，充斥着許多虛假無味的所謂愛情，書中男女離離合合，愛情被諸多規範和扭曲，成為似是而非的「虛假愛情」。

且看金庸小說的大情人怎樣墮進愛河：男人愛上女人，說來說去，不外乎美貌和順從。女子的一切個性才情、思想人品等，都好像毫不相關。至於女人愛上男人的原因，多數是認為對方有能力保護自己、照顧自己一世，始終離不開等候白馬王子求打救的窠臼。

金庸筆下的女性，往往是男性觀點中的理想女性，由此而生的愛情，脆弱得很，跟現實全不相符。女性祇能依靠美貌和順從來擷取男性的愛戴，先天被世俗的標準命定了愛情的資本（美貌），後天被迫培養取悅男性的特質（順從），學習如何善解人意，以其獲得生命的全部，這不僅是一種悲哀，也大大違反人性。

「男主外、女主內」，是眾所週知的性別角色塑型。在金庸的小說中，女性在獲得愛情之後，伴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約束：一旦愛上了他。女性從此便要「安份守己」、「持家」、「相夫教子」，做一個夫唱婦隨的賢妻良母，連女中豪傑也不能倖免。女人愛上男人，就得準備放棄以前的一切，成為男性的附屬。黃蓉跟隨郭靖之後，一生助他事業成功，事事唯以丈夫為重。至於千金小姐趙敏、李沅芷、郭芙等，碰上了意中人，更脫胎換骨、改邪歸正，判若兩人。

如此愛情、婚姻，對女性其實十分不利。對大多數男性來說，擇偶、配偶可以視為「事業」的一部份，得之固喜、失之亦不悲，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男人常常有些「更重要」的事去幹。《碧血劍》的袁承志可以忘情棄愛，高唱男兒志在四方；《書劍》的陳家洛令兩個女人一死一病，自己大哭一場，又可以坦蕩蕩地反清復明，《天龍八部》的慕容復，念念不忘恢

復大燕，對王語嫣置之不理。引一段金庸的說話：「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仁是對大眾的疾苦怨屈充份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引伸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身為男人，能不誠惶誠恐！？「正經大事」總有這麼一大堆，沒完沒了，想女伴分擔一些，此路不通，因為男女塑型壁壘分明，難越雷池半步。

死抱着男尊女卑觀念做人的男性也不可能真正的愛情，尤其是跟能力比自己高的女性，此所以陳家洛反省自己對霍青桐的感情時，也終於意識到：「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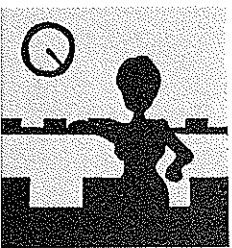
俠客的行徑要合乎義，俠客的愛情也非義不為動，一旦動了男女之情，往往會危及俠義，這種情義的矛盾，在正邪男女之間，最為彰顯。金庸小說充斥着似是而非的「愛」，往往是「恩」的同義，通常是男欠了女、女欠了男，為着一些芝麻綠豆的事，女的委身相從，男的投桃報李。《倚天屠龍記》就是其中的典範。

周芷若於張無忌，小時候有過同船共濟之恩，芷若在光明頂上劍下留情，無忌在荒島上指誠日月，無非是報恩。無忌對殷離，憐惜之情，大於一切；殷離念念不忘幼時給無忌咬過，反而暗戀無忌，無忌娶她為妻，是聊報她癡心一片。至於小昭這樣溫婉乖巧，理應和無忌長相廝守，但與其說他們互萌愛意，倒不如說止於君子之交、知遇之恩，更為恰當。張公子和趙敏總是忽冷忽熱、糾纏不清；趙敏曾經捨身相救無忌，無忌因感激而生愛，卻是實情。其他如楊不悔之於殷梨亭，顯然是代母報恩與感激關懷的錯體。

所謂英雄兒女、俠骨柔腸，祇可惜前述的古老愛情觀，既依賴於報恩、還債的心態，所謂愛情，必也是趣味大減、情味索然的。愛情一旦面臨比施與受更重要的道德抉擇時，柔腸總是退避三舍，一切旋即以俠義（合義）為重。周芷若於拜堂之日，置新婚情義於不顧，愛情之薄，可想而知。同樣地，無忌噙淚讓小昭離去，也是重義輕愛的表現。無忌跟趙敏，明明是一見傾心，但無忌卻處處以合義為懷，對趙敏的示愛，顯得舉棋不定、裹足不前。

我認為金庸筆下的愛情充滿虛假、憐惜、責任、酬恩之事，可能多少攀著一點愛情的邊緣，但卻絕不足以跟愛情相提並論。

愛情難覓，真正的愛情更難能可貴，如果武俠小說由女性執筆，是否別有一番韻味？



喝政治的奶長大



目，母乳的優點，廣告商如何在性別、階級上要花招，使婦女放棄人奶哺育，等等。

這是一本很詳盡有關母乳哺育的書，可喜的是，這本書行文淺白，一般中學英文情度也可看懂，只需翻查幾個醫學名詞便可。

除了是歷史的回顧，心理及生理上的描述，社會學上的分析，本書還有大量的數據與資料，看到奶粉商如何埋沒人類的天然本性、製造大量污染，刺激市場消費。

作者Gabrielle Palmer是英國人，她曾任國家兒童基金顧問多年，是拯救兒童基金的組織者、是非洲莫桑比克的營養師。她現時在劍橋任嬰兒哺育行動聯盟的召集人。

Gabrielle Palmer認為，從過去的經驗與事實，哺育嬰兒的方法，已淪為「時尚」的追求，餵人奶是土方法。她還指出，不論是窮的，還是富的女人，都在男性世界的控制中，失卻了自己的功能。

奶粉的出現，是否一如商人所說的，使婦女得到解放，Gabrielle並不同意；而事實上，到今時今日，餵養嬰兒，完全是婦女的事，不論是用人奶還是奶粉，也不論你是全職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婦女。

作者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發現因以人奶哺育而失去收入的婦女，其在金錢上的損失，並不多於以奶粉哺育。作者同時又注意到，職業婦女以人奶哺育的困難，例如要在工作時間內偷偷的擠出人奶，儲存起來等。

看來，這點才是要以人奶哺育的婦女所爭取的重點：為什麼工作場所的設施不予職業婦女方便，讓她們可心安理得的擠壓人奶？另外社會上普遍對奶粉的崇拜，奶粉商的宣傳攻勢，奶粉工業在全球所扮演的經濟角色，也是人奶哺育的死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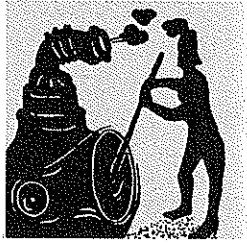
這實在是個奇怪的年代，人老是喜歡消費，受商品宣傳所迷惑。其中奶粉工業的崛起，使大半個世紀以來，嬰兒與父母同樣受到煎熬：嬰兒消失了原來的營養豐富的母乳，父母損失了金錢與精力。為的就是因為有人發明了奶粉代替母乳的餵哺方法。

香港受奶粉衝擊了三十多年，但是關於奶粉營養及分析母乳哺育沒落的研究，

是那樣的貧乏，除了三、四年前，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做了個有關人奶益處的研究外，另外有做本地調查的便算是今年三月的《選擇》月刊了。一般坊間的育嬰書，只是教人如何餵人奶及餵奶粉而已。

過去，周兆祥曾翻譯了一本《奶粉醜聞》，但對奶粉及人奶之爭，未算深刻。“Politics of Breastfeeding”如果有中譯本，可讓本地婦女多些認識奶粉的真面

不生育婦女 易患骨質疏鬆



百份之二十五過了更年期的女性都患有「骨質疏鬆」(Osteoporosis)，那些接受過卵巢切除手術而又沒有接受代荷爾蒙治療的，則有百份之五十會遇上這種問題。

「骨質疏鬆」其實並不是一種病症，而是嚴重或長期耗損骨質的後果。隨著年齡的增長，每個人的骨骼都會逐漸減低密度和變弱，但是某些因素會令這個過程加速或減慢，它們包括有：

- (1) 體重較重的女性甚少患骨質疏鬆。
- (2) 口服避孕丸因為含有雌激素estrogen和progesterone，對骨質有幫助。
- (3) 子女數目：數目越多並不代表你的骨質越差，因為研究顯示一組患骨質疏鬆的婦女之中，有三分之二是未生育過的，如果飲食中含鈣質足夠的話，其實懷孕時體內雌激素上升，有保存骨骼的作用。然而，目前仍未有足夠資料證明曾經

懷孕五次的女性，其骨質會比只會懷孕一次的女性為好，不過我們能夠確知的是如果你未曾生育過的活，患骨質疏鬆的機會則較大。

(4) 飲食：身體對於鈣質的吸收會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所以更年期過後的女性必須比從前多吃鈣質豐富的食物，專家建議每日吸收量是1400毫克，奶類產品含鈣質最豐富，可惜很多這個年齡的女性為了怕胖，戒食這些食物，而且中國人亦較少吃牛奶、芝士等，吸收鈣質自然較少了。其實脫脂奶的熱量不太高，但所含鈣質卻非常豐富，八安士便有300毫克鈣，另外，蔬菜、沙甸魚和果仁等都含有較高鈣質，例如：一棵西蘭花的鈣質有158毫克、一杯椰菜花200毫克、三安士沙甸魚有372毫克、半杯杏仁有160毫克。

(5) 運動：適當的定期運動能刺激骨酪生長，保持健康及強壯，不過運動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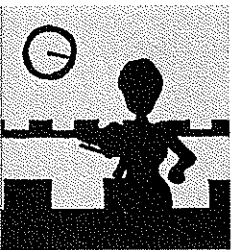
是站立性方才有效，游泳及踏單車等便不行。

(6) 抽煙：抽煙影響肝臟功能，而肝臟是貯藏維他命D的，另一方面，抽煙的女性平均比非抽煙的早五年到達更年期，換句話說，即是骨骼受到雌激素保護的時間縮短。

(7) 藥物：長期服食類固醇會令骨質受損。另外，抗驚厥劑(anticonvulsants)及含鋁的胃藥(antacids)及利尿劑(diuretics)亦有同樣的效果。

(8) 環境污染：過量吸入有毒氣體金屬如鎘、鉛、銅及鋅等，都會增加患骨質疏鬆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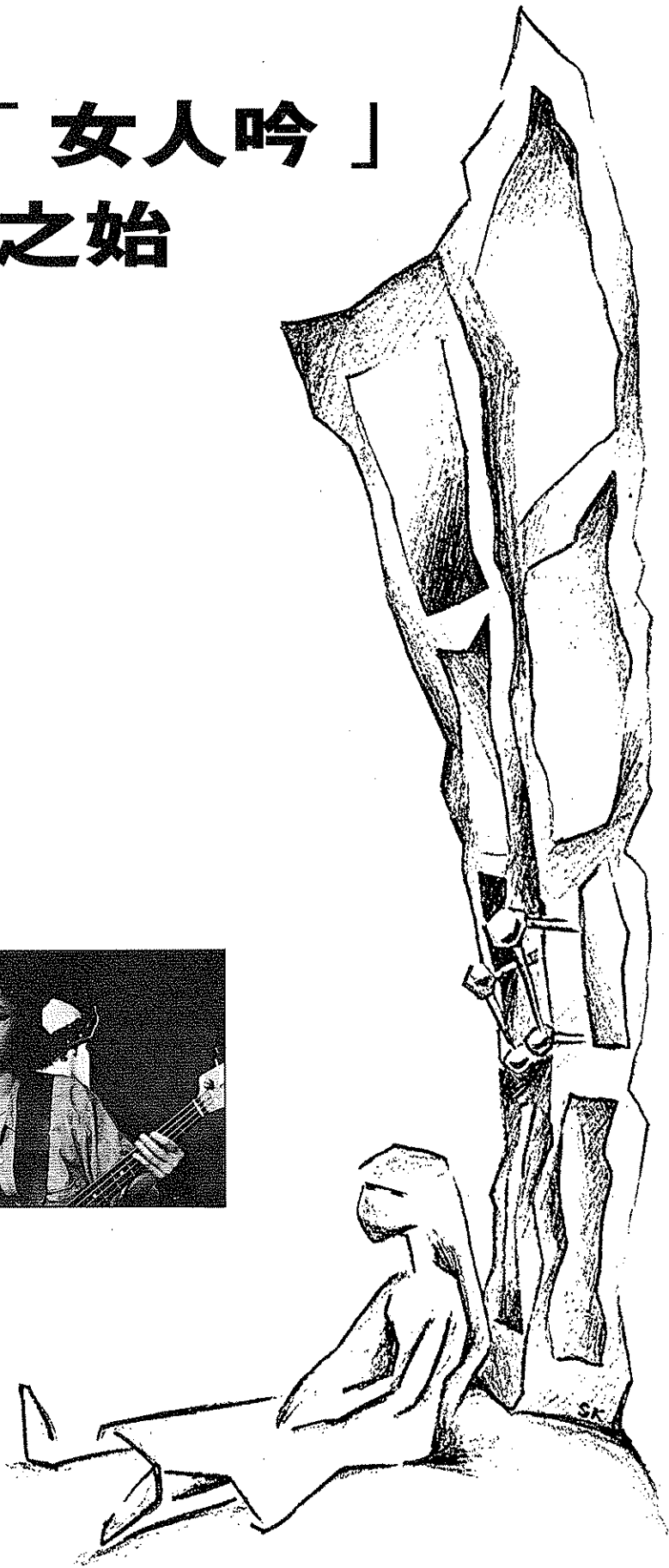
由於骨質疏鬆並無跡象，惟有到斷骨或者嚴重駝背時才為人發現，所以往往很容易被忽略。然而，這個問題發生以後便不能治癒。所以我們必須及早作好預防準備，上述各點之飲食、運動和抽煙等都是



「女人吟」 之始



文字以外



十年前，我與郭達年一起組《黑鳥》樂隊，是希望透過音樂去說一些自己的話，和表達生活中的感受。

在樂隊中，我負責彈奏低音結他，和唱部份歌曲。那時候，自己在音樂上的修養甚為膚淺（恐怕今天還是差不多！）；但總是希望以彈奏音樂，去實踐和證明：音樂不一定是屬於優異階層的「文化」，也可以是普通人的溝通形式。

在過去十年間，《黑鳥》共出版過四個盒帶作品。我現在記述的，是自己其中的兩首實驗性樂曲，分別是八七年「活此一生」中的「女人吟」和去年「民眾擁有力量」中的「無助《抗爭》團結」。

這兩首樂曲的形式，基本上是和美術中的拚貼異曲同工，就是將一些現實生活的聲響錄音素材與創作的音樂混合，構成一些諧合／對峙的效果。這種聲帶與音樂拚貼（Music/Soundtrack Collage）的表現手法，其實在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中也有不少曲品，而在樂與怒音樂中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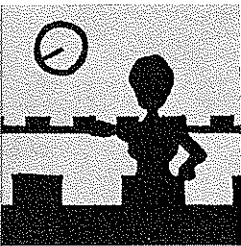
我先說「女人吟」。

「女人吟」的創作，是在八六年自己一次「獨身旅行」後，對人際關係，尤其是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的一些感受和反省。

我和郭討論女性主義的藝術手段，他認為女性主義在文藝策略上的討論，很多時候困惑於「怎樣」去建立一個「女性的」文藝（A Feminist Culture）。他覺得這個困惑是當整體社會還未能完全對「女性」意識有均衡認知時的過早期願；我則覺得文藝創作該是催生這認知的手段和過程。

另外，我覺得那種「反男」的戰鬥意向，即使是一種積極的動力，卻會同時抹煞了一些「男性的」女性主義者的助力資源。

在這個考慮下，當我們搜集「女人吟」的聲帶素材時，我們沒有想過要將它變成一個女性主義宣言，反而是一個匯集女性形態和反省的空間。當然其中有我們認同的（女Rosella的話）；也有我們藐視的（如周，白等）。同時我們沒有給個別聲帶強調、突出，而是平等地拚貼在一起……這些都是我們當代面對的女性形態！



關注兒童免受性侵犯

「當我大約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在一個晚上，我發現哥哥坐在我的牀邊，用手撫摸著我的身體，特別是下體。雖然我已經醒過來，但當時我很害怕，不敢叫他停止，也不敢高聲呼叫，只好裝著熟睡的樣子，或者不時佯作反側身體以作逃避。以後的兩三年裏，哥哥經常這樣做，我很害怕，很想將這件事告訴母親，但又怕她不相信。究竟他幾時才停止這樣做我也忘記了，但這些經歷在我不自覺底下困擾我，我憎恨自己、自疚和感到羞恥……」

上述的一段說話，是一位成年女性向一位社工憶述她童年時受到親人性侵犯的經歷。這些案例反映到的不單是這位女士童年不幸的遭遇，也告訴我們，兒童受到性侵犯是一個非常隱蔽以及很難被揭發的問題，而且當問題未能及時被揭發，受害兒童被侵犯的危機可延續多年，而且影響非常深遠。

兒童性侵犯的定義，通常是指兒童受到任何形式的誘使或強迫去進行性行為，都被視為性侵犯。性侵犯可包括身體的接觸如強姦、非禮、手淫或口交等，也包括一些非身體接觸如侵犯者向兒童裸露、或強迫兒童裸露、或要兒童一起看色情電影等。而一般將兒童的年齡界定在十六歲或以下。

根據近日「婦女關注性侵犯聯委會」及「防止虐待兒童會」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去十五個月（1/90-4/91）的報章報道案件中，兒童在十六歲以下受到性侵犯的案件超過五成，反映到問題的嚴重性。此外，港大臨床心理學系的一份研究亦指出，兒童受到性侵犯可發生在家庭內或家庭以外，在家庭內發生的個案，兒童平均年齡是9.8歲，而發生在家庭以外的是12.6歲。再者，發生家庭內的個案往往被揭發的時間需時較長。雖然這些數字有助我們了解問題的實況。根據一些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的經驗指出，兒童受到性侵犯後，通常被誘騙保守秘密或者是受到恐嚇而不敢告訴別人。另一方面亦因為中國人的文化顧情面，若果侵犯者是熟人，便會對報警猶疑，耽心造成對方家庭支離破碎等。若侵犯者是親人時就更難被揭發，通常會因為「家醜不出外揚或恐怕一旦侵犯者（可能是父親）被拘控時會影響家庭經濟而沒有去報案。據港大的研究指出，侵犯者是受害者家中的朋友的佔超過六成，父親佔一成多，其餘的是兄長、後父或母親的同居者等。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實際的情況遠超過我們能見到的數字。

兒童受到性侵犯的情況，一般的公眾人士及父母都存在著一些誤解。根據防止

虐待兒童會的社工區結蓮指出，那些誤解包括以下幾點：

- 一、兒童到了青春期的時候會有危機；
- 二、侵犯者多數是陌生人；
- 三、只有女孩子受到侵犯、男孩子則不會；
- 四、孩子可能會講大話；
- 五、成人不應對小孩講及性侵犯，可能會引起小孩的誤解和產生恐懼感。

關於第一點及第二點誤解，上文已經提出有關的數字及分析，不再重覆。至於第三點的誤解，我們也可從一些資料認識到男孩子也可能成為性侵犯者的目標，因此父母亦應撇除男強女弱的觀念，孩子無論男女亦應加以教導。此外，父母最好就是相信孩子的說話，因為孩子若非真實經驗被侵犯的情況，根本沒有可能描繪事件的過程。最後一點，父母應了解到作為父母雖然想處處維護自己的孩子，給予保護，然而最徹底的解決方法，最終是孩子應該要學懂保護自己。

兒童受到性侵犯不但使兒童失去快樂的童年，而且遺害很深。因此學校、家長、社工及政府應提高兒童在性侵犯方面的認識，並在學校的性教育課程納入此課題，使兒童能夠透過一些系統的學習渠道去認識性侵犯的預防方法。





香港

政府應加強對單親家庭的援助

在討論單親家庭問題的研討會上，一位學者指出，假若港府將來通過立法，禁制父母把子女單獨留於家中，會對單親家庭的父或母親造成很大壓力。

單親家庭除了要面對照顧子女的困擾之外，還要承受經濟條件較差的壓力。根據一份調查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受訪單親家庭，領取公共援助。因此，該學者認為港府要加強對單親家庭的經濟援助及托兒服務，讓他們自由選擇工作或留在家中照顧子女。

產後憂鬱症

每年香港有約七萬名產婦，其中一半有機會患上產後情緒低落症，而其中三分之一會變成產後憂鬱症。發病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產婦生產後，體內荷爾蒙急劇改變，及同時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其二是產婦體內荷爾蒙的改變，與環境因素互為作用，例如家人漠不關心、家境貧困等。故此，患上產後憂鬱症的婦女，除接受藥物治療外，家人的關心尤其重要。

嚴懲色魔以收阻嚇作用

由於近期地鐵車廂內非禮案件大幅上升，律政司遂向上訴庭要求，重判一名非禮罪犯入獄，以收阻嚇作用。

根據警方數字顯示，前年共有八十四宗地鐵車廂非禮案，去年上升至二百零九宗，升幅達一倍半。在南九龍裁判署，最近每星期要審訊十宗這類案件。因此，律政司要求重判在地鐵車廂犯非禮案的男子，希望收阻嚇作用。

女工超時工作須通知勞工處

勞工處提醒工廠東主，不得在女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指派她們工作。根據婦女及青年工業規例，僱主必須在更改女工指定工時之前，以書面通知勞工處，否則即屬違法。

此外，僱主亦須在實施上述更改前的四十八小時，按規定再填一份指定表格，並把該份表格在工場內張貼，以公布有關更改工時安排。

最近，兩名製造商因違反上述規定，被法庭判處罰款一萬元。

社署將增設補助金

政府將新設一項每月一百七十元的女兒補助金，協助正在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以應付其子女全面發展的特別需要。

社會福利署署長簡德倫表示，在幼兒服務方面，有需要擴展現有的服務，以及採用新方法，和發展新的服務，以便滿足兒童不斷轉變的需求。

他指出，除子女補助金外，其他可行

措施包括擴充日間托兒設施，以及在工作地點設立更多的幼兒中心。

此外，可採用更靈活的辦法改善日托服務，例如安排具彈性的服務時間和設立暫托服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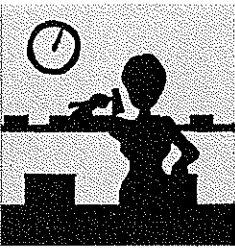
子宮頸癌痊癒率可達八成

港大婦產科學系教授馬鍾可璣指出，年齡介乎四十五至五十五歲的香港婦女，最易患上子宮頸癌，若她們定期接受檢查，及早發現病患及治理，痊癒率可達百分之八十五。

色狼訛稱教署人員

一名四十歲男子，涉嫌在二月至四月份內，訛稱教署人員，利用電話向一些學生進行有關性知識的問卷調查，並約會部份被訪者，及親自教授其性知識；事件中，有六名未成年女學生涉嫌遭他非禮及與他發生性行為。涉案男子於四月廿二日終告落網。





中國

中共擬法保障婦女權益

中共正在制定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使中國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家庭等方面享有的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

這項法律草案的特點之一，是針對改革開放以來在婦女權益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了專門規定，其中包括婦女參政、女幹部培養和選拔問題；婦女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監督和建議；婦女就業、男女同工同酬、婦女特殊勞動保護；婦女生育的社會補償以及保障婦女接受各種教育；保障婦女生命健康權、財產權、人身自由權、人格權、肖像權和名譽權等。

羊年流產者眾

由於迷信羊年出生的女孩將來十個有九個找不到丈夫，中國婦女流產的情況正在激增。河北省的官員表示，這些迷信是完全無知的表現，他並提醒這會導致明年出現高的出生率，及會造成未來在就學、工作方面出現問題。

鞭打丈夫迫簽墮胎合約

一份官方報章報導中國大陸一條鄉村的家庭計劃單位鞭打多對夫婦，強迫他們同意接受墮胎。

金山村五十對違反中國大陸嚴格家庭計劃政策的夫婦，最近被帶到當地政府部門，去學習四川省的家計規則。

五十對夫婦中大多簽署了墮胎合約，但超過十對夫婦拒絕簽約，從而促使家庭計劃官員採取「特別措施」。

他們把全部做丈夫的帶進一間房，下令他們脫下衣服，躺在地上，接着用一條樹枝打他們的屁股，數目與其妻子懷孕日子一樣，做丈夫的在痛不欲生情況下，終於同意簽署墮胎合約。

上海市家長籲政府整頓托兒服務

上海私辦托兒所普遍存營養差、保健差、教育差和環境差等問題，正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私辦托兒所出現上述問題，是由於一些辦托兒所的只為賺錢而輕視教養工作，或有的托兒所根本不具備開辦條件所造成的。許多家長對私辦托兒所的現狀感到擔憂，呼籲有關部門盡快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整頓和管理。

美國

去歲強姦案激增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發表一份名為「對女性的侵犯——九零年美國強姦案件增加」的報告，顯示美國在九零年發生超過十萬宗強姦案，較八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以上。該報告顯示全國有廿九個州創下強姦案的紀錄，平均每小時有十二宗強姦發生，即每日接近三百宗。

其中發生強姦案最多的五個州依次為：加州、德薩斯州、密之根州、佛羅里達州及紐約州。

今年一月，參議員曾主張立例打擊強姦罪案，其中包括將強姦的刑罰加倍、增加對受害者的賠償及撥出三億美元用於打擊強姦案的行動，並提議將強姦例為「厭惡性」罪案，容許受害人以民權被侵犯為理由告犯案者。



英國

同性戀者遊行抗議

英國男同性戀者不滿一項針對他們的新法案，變本加厲地當眾又擁又抱，以示抗議和發洩。在一羣同情者前呼後擁下，示威者向倫敦市中心的中央警署操去，要求警方扣押，並謂自己犯了當眾互相擁吻和聊天罪，但警方沒有拘捕他們。

該法案，建議將男同性戀者當街接觸的行為，例如擁抱，或在巴士站向別個男子索取電話號碼等，視為虐待兒童和強姦案般看待，使英國男同性戀者變成了性罪犯。





波蘭

色情刊物大行其道

信奉天主教為主的波蘭，自去年共產主義倒台和新聞檢查制度撤銷後，色情刊物大行其道，為此，檢察部呼籲大力掃黃。

檢察處長致信各區檢察處，促請他們對充斥各書報攤和店舖的色情刊物及商品，採取攻勢；他更要求檢控官員多對色情刊物提出檢控。有關當局也可能加入反色情行列，禁止那些未取得發行許可證的電影上映，及禁止在學校、宿舍和教堂附近開設性商店。

澳洲

女省長抗議性別歧視

澳洲女省長鍾嘉娜指出澳洲報章處理從政婦女的眼光及觀點與男性不同。報章很少批評男政客的衣着；反觀女性政客，則經常受到評頭品足。

鍾嘉娜省長指出，報章應以從政女性對社會的成就為評論焦點，而不應針對她們的個人形象。

澳洲婦女移民漸與社會隔絕

聯邦移民部長韓德表示，移民澳洲的婦女由於忙於家務及撫養子女，以致不能抽空參加英語訓練班和其他活動，當子女長大成人後，這批女移民便會發覺自己與社會隔絕及變得十分孤獨。

日本

政府推行生育獎勵制

日本政府官員擔心以目前的人口增長率，下世紀人口會減少，導致勞工短缺，經濟增長停滯，並為照顧老年人的社會福利而帶來高稅項的負擔。因此政府為鼓勵人民多生育，將推行「獎勵制」，每個學前幼兒每月可獲五千日圓，即約三十八美元，而第三個孩子更有雙倍的獎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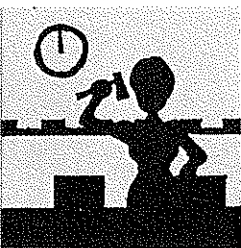
日本女性一般都認為政府這個人口計劃是對她們的自由的一個考驗，因為她們的丈夫多早出晚歸，她們要自己獨自面對育兒的肉體及情緒上的負擔。



孟加拉

男子成立「反折磨男性委員會」

在孟加拉的華朗布爾，有一班男子聲稱被妻子折磨，他們成立了一個「反折磨男性」的委員會，要求當局設立一個專處理丈夫被妻子虐待的特別法庭，及要求警方保護那些「身體受到嚴重威脅」的男士。



讓我緊抱《女流》

各位《女流》編委：

你們好。

知道出版《女流》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每當我翻閱《女流》，我都格外小心、認真，恐防會錯過什麼，白費了你們的心血；不知不覺，我這份小心、認真，也就隨着《女流》這三幾年間的出版滋長強壯起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性主義者，但，這份滋長與強壯在我這幾年來的生活裡，泛起了許多漣漪、矛盾、衝突，就愈發覺得作為一個現代女性的困難。

如果我維持我的無知，仍舊擔當第二性的角色，接受這種種羈絆規範對女性造

成的不公平，我也許只會像我媽媽般說一句「命苦」、「奈何」；但是，我比較幸運，我知道我的命並不苦，我的體會，應該這樣說，我對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體會與反省，為我自己開拓了一個出路；雖然我愈尋覓，我愈難受，但是也愈開豁。

寫這信，讓我體會到下筆的困難，今天，就讓我緊抱一下你們：願意閱讀你們分享你們的耕耘的，也就是肯定自己的付出，你們知道，我也願意承擔。

讀者李以鏗上

讀者調查問卷

1. 性別 女 男
2. 年齡 15以下 15—20 20—25 25—30 30—40 40或以上
3.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大專或大學 大學以上
4. 是《女流》的 訂戶 長期讀者 間中看 第一次看

5. 對《女流》的意見

請寄回：

九龍彌敦道444號8樓A座
新婦女協進會《女流》收

政府鼓勵隨夫姓！

各位編委：

我今天遇到一件很氣惱的事，我想寫出來會舒服一點。

今天早上到人民入境事務處為我的護照續期。輪到我的時候，那名職員一面看我的表格，頭也不抬的第一句話：「加唔加丈夫嘅姓响新護照度。」我呆了幾秒，心想：有此必要嗎？

我結婚十年，從不用夫姓，也不叫「乜太」，所有證件只用自己的姓名。我告訴入境處的職員：「無咁嘅需要。」接着他仍是頭也不抬一抬，只對我填寫的表格及提交的照片挑挑剔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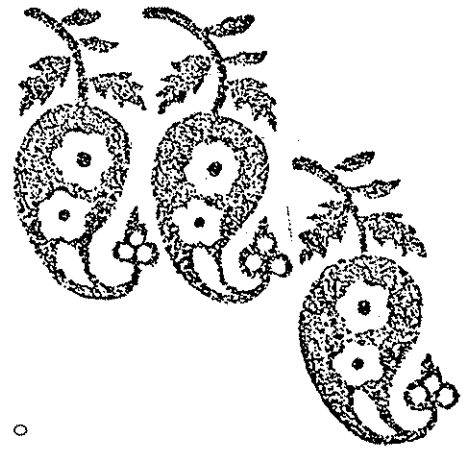
我想起十年前，新婚不久我丈夫收到一封政府公函，內容大概是：你太太要不要改夫姓，如要可攜結婚証書換領新身份証。

我感到香港政府一直在提倡婦女婚後從夫姓，長久以來花費政府行政費用，以書函、以政府職員的口，問人要不要改丈夫姓。如果政府省下這筆行政開支，用以改善婦女福利，還有意義得多。

後來，我的申請表格給蓋上斗大的一個印，意思是：不加丈夫姓照舊簿做，多無聊。但也反映到政府這臨時提出改夫姓的一招，也哄到不少婦女在當時胡亂的答應，因此有些表格要特別加印，表示無須改變。

我在此表示對人民入境事務處的不滿，並希望有關方面公開答覆，是否在提倡、鼓勵女性婚後改用夫姓。

《女流》長期讀者上



女性力量，奔流不息。
「女流」的宗旨是發展女性的角度、
表達女性的意見、
關心女性的處境、
推動本地婦女運動及建立婦女的歷史。
只要你是對傳統的兩性關係及社會角色有懷疑，
或者開始關心女性的處境，
都可以與《女流》分享。
請立即訂閱本刊。

訂閱及贊助《女流》季刊表格

本港訂閱兩年共八期，費用100港元，海外收費美元35美元或22英鎊。

- 訂閱《女流》兩年，由第____期開始，請寄回收據。
- 贊助《女流》出版經費港幣____元，請寄回收據。
- 付上劃線支票港幣____元，支票抬頭「新婦女協進會」或「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EMINISM」，寄香港九龍彌敦道444號8樓A座新婦女協進會《女流》編輯收。

姓名_____ 性別_____ 職業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編輯委員

聶依文 張月鳳 包美玲 黃碧雲 羅婉儀 葉玉梅 謝寶蓮

美術編輯

關詠娟 楊婉冰 危轉娣 葉玉梅